

星大中文学会主办

文艺创作比赛特辑

1971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

目 錄

我们的话..... 1

散文组

高牆的欢笑..... 4

再见，小城..... 26

啊，我听到了..... 37

小说组

破烂年华..... 2

跨出第一步..... 9

不出卖土地的人..... 38

诗歌组

生活之歌..... 24

地球唱起了战歌..... 28

我们的母亲..... 31

戏剧组

专家..... 5

替谁争气..... 32

心肝宝贝..... 44



(按：跨出第一步的作者名字已循原作者之请求改为江少鸿。)

出版者：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
编辑：文艺创作比赛筹委会
承印者：东艺印务公司

销售处：各大小书局
定价：每册六角

我 們 的 話

文艺创作既往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尽管在恶劣的环境里，会出现一大堆灰黄文化以及为上层阶级歌功颂德，粉饰现实，以期模糊人们视听，麻醉人们思想的「文艺」，但是，正确的、健康的、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最终必会战胜这些不管是以「超脱虚幻」形式出现，或是以「现实主义」为幌子的文化「垃圾」。

此时此地文艺气候的确还是阴霾得很，但是我们坚信阳光毕竟会普照着大地的。

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腐朽的事物正在做垂死的挣扎，尽管表面上是猖狂得很，但是最终必趋向没落的；优秀的新兴事物必定会逐渐萌芽茁长的——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是确定不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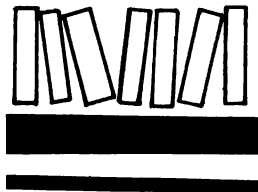
我们确信，文艺工作者当前的要务是培养丰润的鲜血，创造有利的条件，促进新兴事物的发展。因此我会努力争取，首次尝试以打击灰黄文化，加强健康文艺阵容，及发扬马华文艺的优良传统，壮大现实主义文学为目标的文艺创作比赛，并在星马两地文艺一直是不分彼此的坚定信念下，我们展开了长堤两岸的庞大的徵文比赛活动。

也许比赛并非一种很好的形式，但是在健康文艺创作尚处于低潮的当儿，文艺工作者不应为形式所拘。我们以为这种形式是不妨采用的，问题是这种形式是掌握在谁的手里和如何利用它。我会一再强调这次的文艺创作比赛是着重其意义，而不注重奖金等物质刺激，并且为了避免过份的强调个人，突出个人，我们坚决摒弃排名次的旧风习，而仅将作品分为优胜及入选两种。

回顾这次比赛，参加的作者大都是文坛上的新手，这是此次比赛的特色，是很令人兴奋的。看到新血不断涌现，阳光普照，而春暖花开的美景该是不会太远的吧。

这次比赛的意义是否已经达到，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相信由于缺乏经验，缺点与错误必然不少，还望朋友们多多批评与指正。我们坚信群众是文艺的基础，因此，这项比赛固然在广大文艺爱好者的支持下完成，但我们更要在此呼吁各地的朋友们，群起加入健康文艺的队伍，站稳正确文艺创作的岗位。

由于经济上的关系，这本小集子里仅能收辑各组优胜作品，对此我们感到非常抱歉，希望朋友们体谅。



破晓年华



李 根

(一)

我叫小华，今年十二岁。我和妈妈还有两个弟妹住在一起。我还有一个哥哥，目前他还不能和我们住在一起。虽然他犯上了严重的罪刑，不过我们都原谅他，因为正如夜学班老师所说的：他的罪并不全是他的错，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们住的屋子是包租婆在后院里用几块木板随便搭成的。房间又窄又低，要转个身子都难。我们最怕下雨，大雨时；整个地板都积满了水，上面又漏得很厉害，只得撑起破伞，蹲在床头上。时间一久，又冷又饿，整个身体都麻痹起来。

(二)

两年前，有一天……………。

我刚放学步行回家，在离家不远处，就见家外聚了一群人，我赶紧的跑向前去，房里传出妈妈和大哥的呜咽声和爸爸的呻吟声。只见爸爸躺在床上，满身鲜血，我忍不住心中的激动，扑向爸爸，哭了起来。

邻人张大叔悲愤地说：「这还成什么世界，连我们小贩谋生的权利都被剥夺掉，难道要我们都活不去？」

原来爸的摊子和货物给「垃圾车」扫去了，他为了不让这些穿制服的「强盗」抢去血本，竟和他们动起手来，结果被抓了去，还被毒打了一顿。最后才由张大叔一伙人凑足了一笔钱，把他担保出来。

就这样，爸爸在床上挣扎了好几个月，才悲痛地离开了这可恨的社会。爸死得很惨，死后全身呈现一片瘀黑。家人哭得死去活来，妈妈还几次的晕过去，我却尽力的忍住眼泪，我知道：爸死后，摆在眼前的道路将更艰难，更困苦，往后我得帮妈负起生活的担子了。

(三)

爸死后不久，小妹便出世了。她的脸庞圆圆的，配上一对大眼睛，真讨人怜爱。可是妈看到小妹，便想起死去的爸爸，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不会是她尅死她的爸吧？

妈因产后，身体没有调养，整个人瘦得不像样。小妹经常吮不够奶，又喝不起牛奶粉，便饿到啼哭起来。妈一烦，便动手打小妹，打了之后，又抱着小妹

一起哭了起来。

这期间，家里的光景越来越困难，只靠大哥到咖啡摊当伙计，赚一、二十块钱来养活家人。

有一天，我听见妈妈对着小妹喃喃自语地说：「反正养在家里，就得饿死，不如把你这扫帚卖了把！」

过了几天，王妈领了个打扮得珠光宝气的妖婆来看小妹。我瞪着她们，生怕她会带小妹带走。妈勉强堆着笑脸，招呼她。

不久，只见那妖婆从手提包里掏出几张钞票要交给妈。妈迟疑了一会儿，伸出那巍颤的手，接了下来。王妈就抱起了小妹。

我赶紧拉住王妈的手，大声的哭喊着：「妈，我要妹妹！我要妹妹！」小弟也跟着哭了起来。骤然间，妈的精神受了巨大的震盪，她呆了好一会，一个箭步向前，抱回了妹妹。痛苦地说：「我不卖了，让我们大家一起饿死也不卖了！」

那天，妈妈一直抱着小妹，亲着她。

我们都很爱小妹。

(四)

我停学了。在家当起裸姆，照顾五岁的小弟和刚出世的小妹，也学会了煮饭，烧开水和洗衣服，还得清洗妈拣回来的牛奶罐，旧瓶子……………。

以后，天还未亮，妈便推着一辆破旧的小车子给「破烂」去了。人们都叫我妈「格拉污泥」婆，说我妈肮脏，嘲骂她，又向她吐痰，还有那些穿制服的坏东西，不准我妈拣人家丢掉的垃圾。

可是我们爱妈妈，尤其是小妹更时时吵着要妈呢。每天傍晚，我都背着小妹，牵着小弟在小巷口等妈回来。

有一次，我们等着，等着，小弟等得不耐烦了，他用了哀求的眼光望着我，双手按着小肚皮，有气无力地说：「哥哥，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呀？我肚子很饿呀！」

「不要吵，妈妈就快回来了，你猜猜这次妈会带回些什么好吃的东西呢？这一次一定有鸡颈。囉！还有一大片猪皮。我就煮皮汤给你吃，好吗？」

小弟点点头，就想着这些鸡颈呀！猪皮汤啦，不知不觉地伏在我的腿上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妈妈在远处推着小车，「轰隆」，「轰隆」地向我们推来。声音吵醒了小弟，他一

骨碌地跳了起来，脸上的唾液也不抹抹，就连蹦带跑地冲向母亲，高声大叫妈妈。

这时，我们心窝里充满着温暖，和母亲在一起，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呀！当然，那晚我们又啃着那又硬又酸的麵包皮。

(五)

妈妈日夜操劳，整个人显得更黝黑和乾枯，脸上的皱纹更显著了。推起车来，赶不上两段路，便头晕眼花。于是，我帮着妈推车子，冒着烈日，淋着大雨，一起拣垃圾去了。

但是，小弟和小妹要怎样安置呢？好在小弟也略为懂事，我们把小妹放在木箱里，叫小弟看顾她。为了预防小弟乱跑，我们把房门锁了起来，把锁匙交给了邻人张大婶。张大婶一清早就给人家洗衣服去了，正午洗衣完毕后，才抽空照顾一下弟妹。

后来，我发觉小妹在讲话时声音沙哑刺耳。原来小弟年纪小，不懂得看顾小妹。小妹又时常哭，哭乏了就睡，醒后又哭，哭得没有声音还在哭，只有张大婶有空时才去哄她。小妹的声带就这样地弄坏了。

(六)

有一次，小弟不知从那里弄来半盒火柴，独自点火烧纸来玩。突然间，火越烧越旺，烧着床头。小弟吓得大哭，不知所措，幸好张大婶听到哭声，又看到烟从屋里冒了出来，大吃一惊，急忙提了一桶水，泼了上去，忙了一阵，火才熄灭。

晚上，妈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便顺手拿起了木棍，朝小弟身上乱打。小弟疼到大哭，在地上乱滚着。我赶紧冲上前去，用身子护着小弟。妈似乎疯了，越打越出力，我紧抱着小弟，也放声大哭起来。

我对妈说：「妈！你打我好了。你看小弟还小，家里没有人照顾他，又没有东西好玩，整天锁在家里，只好烧火玩了。」

我妈妈迟疑了一会，手中的棍子缓缓地垂了下来，整个人似乎从恶梦中醒来。陡地，抛下了棍子，用力地搂着我们，放声痛哭。

我们哭了很久，最后小弟啜嚅地说：

「妈……我……我以后不……不敢再玩火了……」

妈妈抚摸着小弟身上红肿的伤痕，爱怜地说：

「乖孩子，妈错怪了你。天呀！这是谁的错呀！我们穷孩子便是这样长大的。」

(七)

我的哥哥呢？

他变成了一个野孩子，整天和一些不三不四的阿飞在一起，又穿得花花绿绿，不男不女。渐渐地，不但没有拿钱回来，还常常伸手向妈妈要钱。妈妈不给，两人就吵了起来。

哥哥又常常没有回家。有时一回家，不是和妈妈吵闹，就是打骂我们弟妹，要不然就摔坏家里的东西，有时又偷家里的东西去卖。

妈妈自己很忙，也管不了他，因此也越变越坏了。

(八)

我们就这样一天过一天：我帮妈拾破烂，渐渐地，我也懂得怎样搜集和挑选那些可以卖钱的垃圾，好像牛奶罐，破衣服，瓶子，废铁和旧书报等等。

有一天，我和妈妈推着车子经过一间豪华屋子的大门，看到垃圾桶周围堆满了一大堆东西。我们看了，高兴极了，心想今天一定大有所获了。

我们正想俯身捡起这些垃圾时，屋里突然跳出一个洋鬼，咕咕噜噜地讲了一大堆鬼话，又比着拳头叫我们走开。已经有好几天，没有捡到一些像样的东西了，所以看着这些东西，我们实在舍不得走开。

那个洋鬼见我们不走，整个人跳了起来，骂得更凶。突然一个转身，便溜回屋里。

我们等了好一会儿，看到没有什么动静，就弯身捡起垃圾，不久来了一辆警车，停在我们面前，从车上跳下几条穿制服的狗东西来：

「好啊！又是你这垃圾婆，令爸放过你几次，你竟连这种高尚住宅区都敢来。你看！满地都是垃圾。来，拉她上车！」

这些狗东西便动手拉我妈上车，另一个把小车上，我们辛辛苦苦检来的烂货踢翻。

我怒火冲天，拾起地上的玻璃瓶便朝那两个抓我妈的狗东西摔去。真可惜，只差一点便摔中其中一个的狗头。那瓶子却落在地上，「波」的一声，破了。

「×你母，令爸打死你！」那几条狗东西挥动着棍子朝我们身上乱打。就这样，妈被抓去了，剩下孤零零的我。

我紧紧地握着拳头，听着妈的尖叫声，至到那辆车绝尘而去。现在妈被抓了，车子又坏了，我是何等的悲愤，但我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突然我觉得头很痛，有血滴下来。我用手一摸，整个手沾满了血。

那个洋鬼不知什么时候已坐在门前的安乐椅上，好像很满意刚才的那一幕，狰狞地笑着。

我的心里冒着火花，踏着沉重的脚步走回破屋去。

(九)

张大婶很奇怪看到我一个人单独回来，她又发现了我的头上流了血，赶紧用布把它包了。我一五一十的把刚才的事，告诉了她。张大婶眼里迸发出仇恨的眼光，痛狠狠地说：

「好！看你们这些狗东西还能够横行多久！」

晚上妈妈没有回来，张大叔和他的工人朋友都来

高牆的

欢笑

战
歌

头顶着天，脚踩着地，在这人心熬受着怒火的黑夜——高牆默默地抗议：贴在他胸前的标语，被无情的撕毁；连那血一样红的誓言：「斗争到底」，也被强蛮的涂上黑漆……。「自由啊！你被迫到那里去？民主啊！你已经被枪毙了！」高牆禁不住要高声控诉。

局势是越来越恶劣了，高牆在给客观环境做总结。但他一点也不悲观，他想起了，那动人的情景：今早，当市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过他这里时，都停下来观看、细读、有的人虽是第一次见面，却没有约束地互相谈论着那「告社会人士书」……。然后大家脸带笑地走开。高牆看在眼里，乐在心底——他知道：市民已经从他这里，看到报章（被迫）所不敢讲的秘密；市民已经从他这里得到了有力的鼓励！想到这里，高牆暗自责怪自己，昨夜忘记向那前来贴标语与写大字报的人致谢……。

天上的月亮已被乌云遮蔽了，冷风刮着大地。在这冷寂的街头，不时有官兵巡视而过，这时，只有他——高牆挺直着胸膛，怒视着对面衙府的牌告：「禁贴标语、犯者严办！」，他再也忍不住怒火了，他弯下身来伸手想把那贴在他脚下的裸体剧照的海报撕掉，突然眼见前面有人飞快朝他这里跑来，他仔细一看！不禁哈哈大笑……。原来是贴标语与写大字报的人再渡出现，他恨不得摊开双臂奔前去把他们抱上！

探望我们，带来了许多吃的和用的东西，又严肃地在讨论着。

看着这么多的工人叔叔关心我们，并没有因为我们是捡垃圾的，而卑视或轻视我们，我觉得多么骄傲，恨不得要抱住他们高声痛哭，我的脸湿了。

张大叔轻轻地抹着我的眼睛，我便扑在他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

张大叔慈祥地说：

「小华，别哭了。明天我们把你妈担保出来。你看，这里不是有很多叔叔来看你妈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人，只有一小撮坏家伙，他们迫害我们，要我们活不下去，但我们要活得更勇敢，更坚强，好人终于是站起来的！」

(十)

妈妈终于回来了，她虽然变得更瘦弱，时常都得和病魔作垂死的斗争，但她的性格却更坚强了：人活着，总得为残酷的生活而奋斗呀！

张大叔又探听到了大哥的下落：原来他自从离家后，更受到坏环境的影响，终日成群结党，到处收取保护费，无恶不作。近日因为在酒吧里与人争风吃醋，结果错手刺死一个阿飞，被判处长期监禁。

我们连忙赶去探望他。只见他脸上带着惭愧的眼光，默默地望着我们。大叔悲愤地说：

「这里有一千间酒吧！社会风气这样坏，到处都有陷阱，叫你怎样不堕落呢？」

「孩子，我们会原谅你的。」妈带着安慰的口气说着。

哥哥惭愧地对妈妈说：

「我真后悔不听从你的教养，整日和坏朋友来往，现在已太迟了，忘了我这中不用的孩子吧！」妈滴下了眼泪。

(十一)

现在，我还照旧帮着妈到处拾破烂，维持生活。晚上就到大叔介绍的工会识字班读书。在班里我认识了更多工人叔叔的孩子，他们对生活是那么的有信心。我立志要努力学好文化将来作一个对人民大众有用的人。

我们住的那间破屋，不时有很多蚊蝇、蟑螂和老鼠横冲直闯。从前，我就怕这些，现在不怕了。

慢慢地，我明白了这社会上的「害虫」更可恶，更可怕。他们爬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榨取我们穷人的血汗钱，如今我也不怕他们了。

以前，我尽以为这世界上都是坏人，现在我知道：这社会还有更多的好人，更多受苦受难的人民。

张大叔说的对：

「好人终于是站起来的！」

專家

自
羽



地点：天堂国专家俱乐部的酒吧间

时间：夜晚十一点钟

人物：小偷 简称偷
经济学家张老千 简称张
医药学家周步仁 简称周
社会学家李放同 简称李
交通改革家刘音向 简称刘
首席百科专家 Mr. William 简称 Will.

佈置：台中靠右摆了一套新式的沙发，正面一张长的，旁边两张短的，中间是一隻茶几。

台左灯光较暗，是一个小小的自动式酒吧。

（幕开时，台中黑暗一片，忽然右边的门轻轻的开了，小偷手拿手电筒，轻手轻脚的进来，四处照射，想偷点什么，但看看都是酒，大失所望。）

偷：他妈的，真倒霉，摸进这个鬼地方，什么都没有，今天再不发市，明天准饿肚皮（回心一想）管他妈的，老子先喝他两杯壮壮胆子（倒酒自己喝了起来）。

偷：嗯！好酒，好酒！这些鬼专家们倒会享受，哈哈，想不到今天轮到我也尝尝（禁不住笑了出来）。

李：（门外传来李的声音）**professor Teo**你也来得这么早，请进请进。

（李与张一齐进入，李开了灯，小偷有点醉连忙躲到酒吧里藏起来）

李：**professor Teo**，听说今晚的“呈献计划书内定名次大会”，是由 **Mr. William** 主持的。

张：嗯！

李：这位 **Mr. William** 到底是何方神圣？

张：**Mr. William** 是地球上的美国人，听说街头很多很多，得了很多个“士”。

李：**professor Teo**，依你看今晚谁的计划将会得到第一奖？

张：哼！

李：（连忙奉承）**professor Teo**，看你胸有成竹的样子，嘻嘻，这第一奖大概是非你莫属了，嘻嘻，**professor Teo**，领到那二万镑的奖金，可不要忘记我这个老朋友，到那时，希望您老多提携提携。

张：（被捧得高兴了起来，拍拍李的肩膀。）

李老弟，你真是我的知己，只要我真的拿到那奖

金，不会忘了你的好处的，不过……等下子你可得支持我的计划。

李：这个当然，当然。

（这时外面较远处传来了咯咯的皮鞋声。李张两人走到酒吧去一面倒酒一面说。）

李：**professor Teo**依你看，我们天堂国的兴旺，最主要的是不是靠人民的努力？

（周和刘刚好开门进来，听到靠人民的努力，马上插嘴。）

周：什么？李先生，我周某人非常不赞同你刚才说国家兴旺要靠人民的努力，这种说法我简直不敢相信是出自一位专家的口中。这简直是胡闹，真是岂有此理，要知道，我们天堂国要是没有我们三几百个专家，学者，国家由谁来治，由谁来管，哪来我们现在的高度物质享受，出门坐飞碟，而且……（向李迫过去）

张：（不想给周出尽风头）**Wonderful, Wonderful**我非常赞同，**Doctor Chew**的看法，百姓们笨头笨脑的，他们没受教育，他们懂个屁，如果没有我们管理得法，哼，他们早饿死了。**Mr. Lee**你真是白读了那么多年的书，你的学位，真令人怀疑。

李：（吓得连忙放下酒杯）**Doctor Chew, professor Teo**你们，你们误会了，误会了，我其实是和两位的看法一样的，我刚才只是转达一位在学校时……呃，笨头笨脑的同学的看法，他说什么我们要为人民服务，所以毕业后他竟去做个普通工人，你们说这样的傻瓜好不好笑……哈哈……

张：这种人就是生来贱骨头，如果这个世界人人都这样……**Oh, my God**（拍额）

刘：（冷冷地）博士们，专家们，不要再为那些没用的人多花口舌了，谈回我们的正经事吧。

张：对！对！二万镑的奖金，哈哈，咱们这里四个人准有一个可以拿到那二万镑。

刘：二万镑，哼，二万镑不会放在我眼中的，只要我的计划被列为第一奖，广泛地推行，哈哈，我可以把二万镑转让给诸位。我所要的是实行我的计划后我的所得，哈哈，那数目……名望岂是二万镑所能比的吗？

周：刘先生是城市交通改革专家，上次拟定的取缔白牌飞艇的计划，就使国家赚了几百万镑，深得皇上的看重，这次刘先生大概又要大显身手了。（坐在右边）

张：嘿！赚几百万，有什么了不起。（口沫横飞的说

)这次陛下如果接纳了我的计划,我要叫他赚几十个几百万,而且我的计划是长期的。

李: 哗! 好伟大的计划, professor Teo 你快把计划说出来吧, 可以赚几十个几百万, 那就是几千万。

张: 不错, 几千万, 其实几千万也算不了什么, 只要我高兴, 我可以赚几万万, 几十万万, 几百万万……………

李: (紧张的跟在张后面) professor Teo, 你快说吧, 我的心情太兴奋了, 几百万万, 太吸引人了, 太…………太伟大了, professor Teo 你真是神了。

周: 坐下, 坐下, 他妈的, 做什么白日梦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 Mr. William 会接受你的计划吗?

张: 哟哟哟, Doctor Chew 你讲话太没礼貌了, 有失 gentlemen 的风度, 这个世界讲究的是自由竞争, Free competition, 你可以吹牛, 我也可以车大炮, 大家彼此彼此, 心照不宣。

刘: 哈哈, 大家都是有人身份的人, 何苦那么动气, 依我看, 太会吹牛的人往往是一个草包。(坐在中间沙发上)

张: (被踩到脚) 什么? Mr. Liu 你是怀疑我空口说白话。我…………(打开公事包, 拿出一大叠计划书) 你看(跑到刘面前)

刘: 嘿嘿, 岂敢岂敢, 张教授是留学地球上美国各大学的经济博士, 我怎敢怀疑, 不过听说地球上美国的学位……………

周: 地球上美国的学位是最不值钱的, 在那里, 花上一万八千元, 哼, 什么「野鸡」大学的「博士」都能得到。

张: (冲到周的面前, 指着说) Doctor Chew 你毁谤我, 我要和你决斗(作拔剑姿势, 拿出个烟斗) 我要控告你, 我要……………

周: 跟我决斗! (突然站了起来, 招手) 来, 来, 谁不知我在地球上的英国学医时是西洋拳的高手, 来啊! (作拳出状)

张: (退缩) 我要告诉你, 我的朋友是财政大臣, 我要告诉你。在座两位, 你们作证。我张老干是地球上美国威灵斯顿的经济博士, 我曾游历整个地球, 作过全球的经济调查, 上届的美国财长还请我作顾问。你是什么东西, 竟敢说我的学位是用钱……………买来的。

周: 哦! 你的朋友是财政大臣就了不起了, 哼, 本天堂国的首相还是我的亲戚呢? 只要他说一句话, 他妈的, 天塌下来我也不怕。

张: 用势力来压我, 地球上那一个美国人我不认识, Mr. Nicols, Mr. Anthony 还是我的结拜兄弟呢, 只要我向他们发一个电报, 他们电钮一按, 一颗星际飞弹马上就可毁灭我们的星球。

周: 拉地球上的「央基」作后盾, 他妈的, 你不到英国去打听打听, 我 Peter Chew 的名字那个不知

那个不晓。现任的英国外交大臣还是我的同学呢。
张: 你是骗子, 学棍, 你在英国真是「英名远播」! 臭味连我隔着一个星球也嗅得到。哼! 哼! 三年来在地球上, 东嗅嗅, 西溜溜, 就得了什么博士, 哈哈, 这个「博士」大概是赌场上的吧。

周: 什么(追上前), 你在美国抽大麻, 贩毒, 而且把毒品带到我们天堂国来, 我要……………

张: 你是地球上英国的走狗, 你要把我们天堂国出卖给英国, 你是我们国家的奸臣, 叛贼。

周: 他妈的, 我打。(两人都磨拳擦掌, 但只是作作样子吧了。)(Mr. William 突然出现)

Will.: Good evening, gentlemen 我迟到了, 累诸位久等了, 真不好意思, 真抱歉。(口是心非客套一番。)(大家站了起来, 凑上前去)

刘: (抢先一步) 哦, Mr. William How are you? 我谨代表我们几位天堂国的专家欢迎你老远的从地球的美国飞来主持我们这个「呈献计划书内定名次大会」。

李刘张: 什么, 你做代表(围在刘身边)

刘: (把他们拉到酒吧间, 留下 Will. 楞在一旁) 嘘! 诸位, 诸位! 刚才我们还未选出代表, 所以我只好权充一下, 这也是为了大家的面子啊!

周: 那我们现在得重选。

李: 是啊, 重选。

周: 重选!

张: 这代表非我莫属, 我是陛下授权的……………

周: 授权, 委任状呢?

张: 呃, 呃! 一时忘记带来。

周: 没有委任状, 那你休想, 这代表应该选……………

张: 选你, 呸, 我不干, (踢李一下)

李: 我也不赞同。

周: (对李) 你敢, 他妈的(挥拳)

刘: 诸位, 诸位, 大家别争, 别争, 你们看, 你们谁也不肯让谁, 这样争下去可不是办法啊, 所以, 这代表最好由我来当, 而且刚才我已代表过了, 难道还能临场换人吗?

(大家你看我, 我看你)

李: 我没意见。

周: 你嚷什么?

张: 我也不反对。

周: 你也不反对……………他妈的……………我……………(无奈点头)

刘: 好, 既然大家一致赞成选我作代表, 那以后可不能再说什么了, 一切得听我的。(转身)

Mr. William 真对不起, 我们刚刚交换了一下意见, 真对不起, 对不起。Mr. William 因为这是个内定名次大会, 所以我们被示意不能公开, 以免发生「意外」, 所以书记我们也叫他先走了, 现在整个房子只有我们五人, 只要门一关上就能达到完全隔音的效果, 就算里头开大炮, 外面也听不到。

Will.: 嗯, 很好, 真是想得周到。对不起, 我忘记了自我介绍, 这是我的名片。(递上特太张名片, 李连忙过来接, 一面唸)

李: 全宇宙的哲学权威 Mr. William
火星哲学博士, 水星大学客座教授, 金星社会学博士, (倒转名片), 地球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 牛津大学社会科教授, 麻省大学科学家, 英国皇家研究院荣誉院士, 天王星……………海王星…………… (大家听得昏昏沉沉, 只顾鼓掌)

刘: Mr. William 是全宇宙名学者, 这次能在千忙万忙之中飞来本天堂国主持这个“呈献计划书内定名次大会”, 实在是本天堂国的荣幸。本天堂国人民有福了。我谨代表本天堂国全国人民向您致谢。(上前握手)

Will.: (非常高兴) What a nice voice, Thank you very much.

刘: Mr. William, 为了参加这次呈献计划书大会, 我们已拟定了一部计划, 请您多指教。

张、李、周: 什么? Mr. William, 我们拟定的计划书在这里(大家各奔向自己的公事包拿出计划书)。

Will.: Very Good, Very Good. 不过我现在暂不接受各位的计划书, 各位可以展示一下你们的口才, 把你们的计划作个报告, 也让大家见识见识。

周: 我先来, 我先来, Mr. William 我是医药学家, 我……………

张: 凭什么要你讲, Mr. William 我是经济学家, 我讲的是钱的问题。

刘: 慢点, 慢点, 请各位先生遵照一下程序, 我是代表, 我有优先权, 我研究的是交通改革, 我不论在那一方面都应该先讲。

李: (怯怯地挤上去) Mr. William, 我是搞社会学的。

Will.: 社会学, 唔, Very good, 阁下的资格是……………

李: (不好意思地)……………呃, 这个, 我……………我是硕士。

Will.: 硕士, Oh, no (摇头)

周: Mr. William, 我是地球上英国皇家医学院的荣誉院士, 我的学位是……………

张: 是买来的! Mr. William, 我们这里有很多不学无术的骗子。我……………我不是骗子, 我是地球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经济博士, 我曾担任全地球的财政调查工作, 得出地球上90%的人口都营养充足的伟大结论。这结论曾使我们的调查团的主席, 啊, 不! 曾使整个调查团, 不! 不! 曾使调查团中的一个成员 professor Teo, 那就是我得到诺贝尔奖金。除此之外, Mr. William, 我对生财之道 Making money 是挺专长的。

Will.: Professor America, Money, Good 你讲。

刘: Mr. William, 我是他们的代表, 我是地球上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交通改革家, 我是他们的代表! 根据程序, 我得……………

Will.: Gentlemen, 你们这样争, 实在不是办法, 我们讲究的是自由竞争 Free Competition 谁的理论强, 谁的计划好, 谁就得第一, 第一奖虽然可贵, 二万镑的奖金也很吸引人, 但是我们的绅士风度更要照顾, 是吗? 这位 Mr. …… Mr. Money (指张) 你来。

张: (受宠若惊) 我? 我先来。

Mr. William, Thankyou very much. 我……………

……………各位请坐(刘, Will. 在中间, 周在左、李在右) Gentlemen, 我是美国的经济博士, 经济这个名词, 很多人解释得非常不清楚, 其实嘛, 经济就是钱的意思, Economic is Money.

(听者各人姿势不一, 周根本不听, 李聆听不断点头, 刘微笑着 Will., 不动声色)

我们天堂国要强盛, 首先就得大力发展经济。我们天堂国地小人多, 所以我们得发展一些特殊的工业, 快快赚钱。我们必需付出一切代价请其他星球的大财团来投资, 建工厂, 出品货物, 向外输出或在国内销售, 这样他们赚钱, 皇上就可以向他们抽营业税, 所得税, 保护关税, 出口税, 向人民抽应用本国工业产品税, 各种附加税等等, 这样我们的国库不是越来越充足吗?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发展旅游业, 使娼妓合法化, 吸引旅客, 给他们最高的享受, 然后把他们袋中的钞票一张一张的掏出来, 哈哈, 真是乐死人。还有……………

: 还有扩大贸易, 加强本国的经济地位是不是?

Mr. Money (Will. 突然接口问话)

张: 呃, 呃, 是的, 是的 Mr. William 你……………

Will.: Mr. Money 你的理论是十多年本人发表的理论的翻版, 这些也正是目前贵国实行的经济政策, 你所提的有什么建设性呢?

张: (着急, 结结巴巴的说) Mr. William 我还有一点是你以前未曾发表过的, 那就是皇上可以廉价收买劳动力, 再把它们高价卖出, 皇上就可从中得到高额利润。

Will.: 唔, 这点到还可取, 好 Doctor Chew 轮到你了。

周: (以石破天惊的姿势) 空气污化是环境的妖魔, 各位, 如果我们不立即加以预防, 总有一天, 全宇宙的人将一个被这妖魔吃掉。

张: (伸懒腰, 呵…………… (打哈欠))

周: 他妈(临时停止)……………别打岔。根据最新的统计, 我们天堂国每年从工厂, 交通工具, 及其他各种製造毒气的场合所排出的污气和灰尘高达一百万吨; 试想想, 从本天堂国一百万人口, 平均每年每人得吸进一吨的毒气, 这是个可怕的数目字

，所以为了大家生命的安全，我们非立刻防止空气的再度被污化。我建议皇上应该立刻颁下旨意，严励管制排出毒气的飞艇和工厂，违犯者可以判处不超过十万英镑的罚款或不超过二年的监禁或两者兼施。除此之外，为了公众的卫生，下令所有公众人士购买防毒面罩，强制每个家庭得购买一套供应新鲜空气的设备。每户每月缴交防止空气被污化的服务费五十镑。（走近 Will.）Mr. William 你看这笔生意还可以做吧？

：唔，唔，生意是不小，不过工夫多，而且他们可能不肯合作。Dr. Chew，你的计划是有前途的，你会得奖的。

刘：该轮到我了把。（非常不高兴）

Will.：Mr. Liu 请讲。

刘：（站了起来，在 Will. 旁边）Mr. William，我是留学地球上的东洋的，作为一个东洋的专家，我今天能在诸位西洋学者面前发表意见，真是非常荣幸，我谨代表我本人向 Mr. William 致最高敬礼。（行日本礼）Mr. William 你是知道，日本是地球上工商业非常发达的国家，而东京尤其是日本的中心，所以目前的东京是宇宙间人口最多，交通最拥挤的城市之一。

Will.：Oh, Yes. I See

刘：我就在那种非常特殊的环境下，经过十年的训练，五年的精心研究，得出一套最理想，最完美，宇宙间无可匹敌的公共交通系统。上次本天堂国取缔白牌飞艇的计划，我使皇上下赚了几百万镑，这次我的计划一旦实行，我可以保证，利润将是百倍这个数目。

Will.：Wonderful，赚钱的生意，请提出来。

刘：谢谢 Mr. William，首先，我们必须延长及修改路线，这路线的延长及修改有两重好处（一）加强工人们的劳动强度，使他们更勤劳工作（二）每辆飞艇得到充分的应用。第二是统一车价。目前我们天堂国各家飞艇公司营业没有统一，所以票价也不能调整，如果通过这次大改革，统一了票价，搭客也不用多费心思去选搭那一家的飞艇了，反正是一样，这样可以节省搭客的脑力。这两记绝招一出，哈哈，我担保，我们的飞艇公司每年一定可以增加几百万镑的利润，那么皇上的所得也就不少了。

Will.：好主意，好计划，Mr. Liu 你真是国家栋梁，社会不可多得的人才，你的计划将会中第二奖。

刘：第二奖？那第一奖将是……

Will.：（拍拍公事包，指着里边）

刘：（明白）Order

Will.：Yes, Order 哈哈。

刘：谢谢 Mr. William

Will.：Don't mention 嘿，Mr. Lee 轮到你了。

李：（站起来）Yes, Mr. William 我是搞社会学的。
Will.：唔，Very Good, Very Good "Oh" No, you hold on, 你不用讲了，我替你讲吧！

李：Mr. William 你……

Will.：（示意李不要出声，站了起来）Gentlemen，这位李先生是研究社会学的，我想，这个计划由我来讲会更客观更正确，我已经拟好了一篇计划（打开皮包拿出计划书）。

刘：Mr. William, is this the first prize?

Will.：Wiseman, you are right. 对不起 Mr. Lee 你请坐。（走了出来）我们这个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度享受的阶段；所以青年们营养丰富，精力充沛，他们寻求欢乐。为了使我们的主人翁精力有所发泄，以免造成“灾害”。我们要鼓励他们学习地球上西方传来的文化。如新潮舞会，流行歌曲，性解放，这样，我们未来的主人翁精力得到了发泄，他们就会听话，成为一等良民，会效忠国家，而且他们经常举引这类新潮的运动，练得肌肉发达，更可以表现你们天堂国的年青人个个是刚强勇猛的，更可以雄视其他星球的病夫。

李：Oh! Excellent, Mr. William 真是伟大，这些理论，也只有 Mr. William 这么伟大的理论家才想得到。（站起来跟上去）

Will.：为了我们主人翁未来的前途，所以我鼓励他们吸毒，放纵。他们这些行为都必须为社会所允许的，我要向贵国皇上请命，允许贵国年青人有更多的自由。让他们疯狂吧！

李：（跳了起来）万岁，万岁！我一千百仙支持 Mr. William 的理论，这理论是我渴望很久的。Oh! So nice,

刘：Mr. William 这笔生意不大，你把它取为第一奖，这似乎有这个……这个嫌疑。

周：（站了起来）这是陈腔烂调，早应丢进垃圾堆了。

张：我说，第一奖该是我的经济计划，经济就是钱，钱就是生意，钱就是第一。

Will.：各位，慢点发火，不要暴躁。我们需要摆资格，看阅历。各位，不论是名望，地位，我都在各位之上，所以，可以肯定的说，我的理论一定比你们正确，我的计划，也一定比各位周密。各位暂时不能接受我的计划应得第一奖，那没有关系。慢慢的你们就可以看到，我的计划一旦推行，对各位所研究的，也将大有好处，那时候大家赚钱，这笔生意是完全为大家着想的啊。

（各人议论纷纷，各怀鬼胎，但对自己不能得第一奖，心里都不释然）

Will.：各位不相信我的话，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证明我的计划的确是行得通的，是适合贵国社会发

（转入第三十六页）

跨 出 第 一 步



(一)

郊野路上，奔驰着一辆搭客寥落的大巴士车。乘客们经历了数十哩长途的奔波，大都已无精打彩斜靠

着沙发闭目养神，甚至收票员，也在前座打起盹来了，只有司机像隻活虎似的摆着驾驶盘，驱赶着这隻咆哮的巴士。

没有人注意到，在后座的角落头，一张年轻的脸孔总是精神奕奕的，嘴角老挂着一丝微笑，心中似乎有无限的喜悦。他一直都在凝神欣赏着窗外的景色。

蓝蓝的天上白云悠悠，柏油路旁胶林茂盛，一排排壮硕的胶树飞快往后挤，一幅幅景色闪演在眼前。在这辽阔的原野上，栽满胶树，长遍绿草异卉；在那肥美的土地里，更埋藏着丰富的矿产。

望着在轻风送吹下滚着绿浪的胶林，他的心情更愉快了！他觉得胶林在笑！远山在笑！白云也在笑！似乎，所有他能够看到的景物都在笑了！

望着可爱的景色，他想着前途，叫他怎能不笑呢？一年多了，已经一年多了，他生活在黑色的漩涡里，失业的鞭子把他整个心灵鞭鞑得伤痕纍纍！如今，如今他总算获得了一份职业，怎能不使他感到庆幸呢？

但愿黑暗的日子永远永远离开去，他在心坎里默默地祈祷着。

他有一张白净的脸孔，不高不扁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近视眼镜，身上穿着熨得毕挺挺的西裤和长袖白恤衫。白衣袋上插了二枝笔，俨然像个饱啃书册的「秀才」。

他是来自坡底的高中毕业生，名字和他的人刚好相配，姓陈单名文。陈文虽然捧着文凭踏出校门经已逾年，可是这还是他第一次找到工作。

今天，他带着又惊又喜的心情上班，一方面当然万分高兴，另一方面，却也免不了怀着几分战战兢兢。

当看到一块大招牌写着「江大福农场」时，陈文这才匆忙按铃下车，只是在他下车的一刹那，大夥儿始注意的打量他一下，他的嘴角挂着一丝微笑，右手提着一个大皮筐。

挽着大皮筐，他越过了马路，当他举脚刚想迈进农场时，冷不防两边同时响起了犬吼声，立即吓住了他的脚步。他还未站定，几头黑影飞也似的朝他窜来，他定睛一看，真是惊破心胆，窜来的不是小狗，却是高头大马的凶恶狼犬！他喊了一声糟糕！回头就想走，怎知一提起脚，竟是软绵绵的。

眼看着狼狗就要扑上来，他还来不及喊妈妈，一声呼喝：「Lucky！回来！」有人喊住了两头狼犬。陈文见有人出来，这才定了定惊魂，壮了壮胆，慢慢走进农场来。他斜眼踪一下两头虎视眈眈的狼狗，心里又跳个不停了。

「先生，你找那一位？」是刚才那姑娘的声音，就是她喝住了两条狗。小伙子心里感激着，本想先道谢，对方倒先开口了。

他正想回答，突然见她注视自己的皮筐，跟着，没等他开口，她高兴地道：「你是新来的财副吧！」

陈文点点头，心里像被洒了把糖似的，甜兮兮的。自己总算是个「财副」了！不再是落魄潦倒的失业汉了！

姑娘把他引到客厅里坐下，自己先走了，临走时，陈文不大自然地问她：「妳是……妳是……」，她爽快地笑一笑道：「我是这里的工人！」

看着她脑后两根摇曳着的辫子，陈文心中自付道：「乡村的女孩子果然朴素。」

傍晚，当落日的余晖替西天的晚霞抹上火红的色彩时，陈文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脸上依旧充满了笑容，在夕阳的映照下，这张笑脸更显得神采飞扬！农场老板江大福跟在他身后。

「江先生，请问我的宿舍在那里？」陈文回过头，客气地问。

「哦，这个我早给你准备了。你等一等，你等一等。」江老板边说边挺着他的大肚皮，一摇一摆的走向远处。半晌，他带来了一个瘦骨如柴的青年。看那青年，廿岁左右，面孔瘦削，身上只穿著短裤和背心。

「华仔，这是新来的财副陈先生，你带他去看房间，就是放蛋托那间。」江老板指了指不远处的一间屋子，然后自个儿走了。

财副陈先生这才仔细的打量着前面的华仔，但见他蓬头污面，衣裤上沾满了肮脏的泥点，财副下意识地退开了半步，惊奇地问道：「你的衣服这么脏怎么不换？」

华仔给他这一问当场窘住了，他看看财副那套笔挺挺的西装，心里似乎明白了，半晌，他才说：「我们养猪的人，衣服总是肮脏的，那能像财副穿着这样漂亮的衣服？」华仔后一句话，显然充满着讥讽的意味。

巧得很，华仔说话时，迎面来了一个人，刚好听到他们的谈话，华仔一说完，她接着便道：「其实衣服肮脏是小事，心灵肮脏那才要不得！」

陈文一听见这话，脸都红了，他觉得这句话似乎是针对他说的。当他回头看一眼说话的人时，更使他脸红了，原来是早上赶狗的那位姑娘。

陈文涨红着脸，不知所措，他似乎受了委屈，想要分辩自己不是有意看到华仔，只是一时脱口说错话，却又分辩不出。半晌，才挤出句话：「是………是你，放工了？」对方点点头。

陈文随华仔走去。

「财副，就是这间。」华仔打开了房门，跨了进去，财副跟着进去。

陈文一踏进门，就蹙起眉头，心中顿感不快。可是这次他不敢再问：「怎么这样脏？」这句话了，他记得刚才尴尬的一幕，这句话只好闷在心里了。

华仔见他皱眉，也不作声，只是笑笑。

陈文走到后窗，掀开一排玻璃百叶窗，一股恶臭

立即随风扑鼻而来，他立即掩着鼻子转回头走开了。早上挂在嘴角的微笑，再也找不到了。

华仔见他这副样子，微笑地道：「后面是个粪池，原本是个养鱼的大池塘，现在装满了猪粪，很臭的！不过，闻多了就会习惯的。」

闻多了就会习惯的！听到这句话，不由使陈文心中撩起一阵感触，还以为是来当个「高尚」的财副，却没料到还要接受猪粪的薰陶！

华仔替他搬来了一张帆布床，又拿来了一把扫帚帮忙他打扫房间，把晚餐也错过了。陈文心里感激他，他慢慢觉得这个衣服肮脏的华仔，心地是多么善良啊。於是两个人慢慢谈开了。

华仔告诉他：「这间房本来是个货仓，放些米糠、饲料等东西。前几天，江老板说有新来的财副要个地方睡，才叫我们搬开了一包包的饲料！哪，你看，角落头还堆着一包包呢？」

陈文望着堆在一旁一包包的货品，眉头又再皱紧了，「这些又是什么？」

「这是鸡蛋托，用来装鸡蛋的。」华仔说完，望着他那皱了的眉头，若有所思的说：「财副，刚才我还看见你笑咪咪的，好像很高兴的，是不是很满意这份工作？」

这个新来的财副完全没料到华仔会提出这个问题，他好像心中的秘密泄漏了似的，慌忙掩饰道：「没………没有啊？」

他晓得自己在撒谎，脸孔一阵发烧，幸亏天色已暗，华仔看不清其表情。

陈文心里非常明白，华仔刚才的那句问话，的确言中了他的心思。

多少年来挑灯夜读，埋头苦钻，总希望有朝一日能获得一份轻松的「高尚」工作。可是毕业年多，就失业了年多！现在，在亲友的介绍下，幸运的获得了这份财副的工作，的确使他欣喜若狂。

今天是他第一天上班，虽是从迢迢数十哩外赶来，路途辛苦，可是他心里却一直是快乐的。微笑，就因为这样，一直挂在他的嘴角边，至到他臭到猪粪所止！

(二)

温暖的朝阳远远的闪耀着夺目的光辉，清新凉爽的晨风从窗口涌入，扑满了小小的办公室。窗外麻雀儿在枝头上吵着、跳着、煞是愉快。深红的杜鹃花迎着可爱的阳光朵朵盛开着，朵朵都美丽。周围充满着鸟语花香的情趣。

农场里新来的财副正聚精会神地拨动着算珠，窗外的麻雀飞了进来，大胆的停在他前面探头跷尾，他可全然没觉察。

「财副！喂，财副！」一个姑娘的声音。

财副这才抬起头，小麻雀「喳」的一声惊飞了，站在门口的，是个年轻的姑娘。他的眼睛在眼镜后面

眨了两眨，终于认出了前面站着的是农场里的「家务工人」，不论煮饭、洗碗和扫地等，全是她份内的工作。

「什么事？阿兰，」他托一托挂在鼻梁上的眼镜。

「今晚上阿财哥请我们看戏，叫你一块去。」

「阿财哥？谁是阿财哥？」

「看你，连阿财哥都不懂，吃人家的粮银倒不认识人家。阿财哥就是大少爷囉。」

「原来是江少爷请客。他为什么请客？」

「请客就请客囉，那有为什么的？」

陈文见她这样说，便道：「既然是江少爷想请，怎好意思拒绝，去就去。」

阿兰扮了个鬼脸，笑着说：「高兴都怕来不及了，还说什么拒绝不拒绝。」

陈文听罢涨红了脸。

晚上，江少爷驾了「马赛地」载陈文和另六名农场工友赶到坡底去看戏，一开始，陈文就感到侷促不安，因为事情蹊跷得很，除了陈文和江少爷外，其他六名工友全是年轻的女工，其中包括了阿兰。

从江少爷不断向女工们献殷勤的态度，陈文心中经已明白为什么全是姑娘们了。令他摸不着头脑的就是，为什么偏偏要多请他一个男孩子？

另一点令他奇怪的就是，他在女工群中找来找去，却找不到美英，美英没有来，为什么江少爷没请她来？她是农场里最可爱的姑娘啊。他想来想去也想不通。

从戏院里回来，时间刚指着十一点。

回到宿舍里，陈文立在窗前，放目远眺，四野是黑黝黝的一片，除了蛙虫声外，周围一片宁静。正如华仔说的：「闻多了就会习惯的。」现在他似乎适应了这臭气薰天的环境，不再感到难闻了。

寒冷的晚风从窗外吹来，扑在身上，阴阴冷冷的。周围宁静的气氛，使他感到生活在这农场里，的确远离了喧哗吵杂的都市生活。这村郊的夜晚，拥抱着可爱的平静与安宁。

望着远处的天空，繁星满佈。他想，大夥儿该是睡了吧。乡村的人家，习惯是早起早睡的。可是，当他回转头来，从大门望出去时，他才发觉自己的想法错了。

因为在不远处的大厅里，整排整排的玻璃百叶窗依旧未合上，在明亮的灯光下，他清楚地看见，一名年轻的姑娘正在烫衣。他心想：好个勤劳的姑娘。

他虽然戴着眼镜，也无法辨清那是谁，可是那朦朦胧胧的轮廓再加上两条辫子，他一看就知道定是美英了。

远处传来几声狗吠，接着周围又恢复了寂静，乡间的狗特别多，单在这农场里，就养了七条大狼狗，一吠起来，前呼后应，着实齐心。

他想起第一天踏进农场时，被两隻大狼狗追赶的

狼狈情形，要不是美英及时出来，吆喝住那恶犬，后果真不堪设想。

风吹得更猛了，陈文关了窗户，闭灯就寝。虽然这环境对他已经不算是陌生了，可是他心里头总有点害怕。

诺大的一间房子，只他一个人睡。那靠池塘的窗口又破了一片玻璃，真担心会有毒蛇闯进来。那角落头又堆满了一包包的鸡蛋托，后面该不懂筑了多少老鼠窝了。晚上睡觉时，这些可恶的老鼠即奔来窜去，吱喳呼叫，甚至格斗狂吠，吵得令人难以入眠，一关上火，那些老蜈蚣、蜈蚣仔及蜈蚣孙却又全部都各角落钻出来，用电筒一照，赫然瞥见有者足足半尺长。

这些蜈蚣在地上游来游去，漫无目的。他真担心会爬上帆布床去咬他一口。他记得华仔告诉他说，有一次他半夜惊醒，感到颈项疼痛异常，伸手一摸，竟抓着一一条大蜈蚣。那一次，华仔的颈项足足肿痛了一个星期。一想到华仔的话，他的心更冷了。

躺在帆布床上，听着蛙虫的催眠曲，他却老是翻来复去睡不着。

睁着眼睛瞪着黑黝黝的周遭，他又想起了看戏的事情：「为什么江少爷要多请我一个？对他有什么好处？这不妨碍他「索油」吗？真奇怪。更奇怪的是，美英为什么没有去？这么多个年轻的女工，却只有她没有去，那又是为什么呢？」

问题越想越多，他一时也无法替自己解答这些问题。虽然他想的时候还老是当心地上的蜈蚣，可是想着想着，最后他还是模模糊糊的睡着了。

(三)

傍晚时分，轻风拂面，倒也凉快。

临放工时，农场里来了三囉哩货，都是百多斤一包的玉米。工友们都暗暗叫苦，因为大家都知道，替江老板做超时工作，永远都没有超时津贴的。

几个工友扛着一包包的玉米奔跑，陈文一包包算着记录在簿子里。工友们扛着玉米弯着腰，驼着背跑得气喘如牛，江老板却在一旁指手划脚叫嚷：「快点！快点扛完好回家。」

陈文看见眼前这幅有血有泪的生活彩画，他心里非常同情工友们。他想起了自己的二叔：他是一间大米仓的苦力，整天背上托着百多斤的米奔走，腰骨因此被压得直不起来，结果连平时走路也是弯着腰的！

就因为二叔可悲的例子，爸爸时常都提醒他：「要好好读书啊！不然，就会像你叔叔那样做牛做马的！」陈文牢记着爸爸的话，所以总是勤学不懈，他的成绩，因此一直都名列前茅！

工友托着最后一包玉米跑开了！

江老板从背后走过来，问道：「财副，包数对吗？」

陈文这才如梦初醒，他想起二叔的遭遇，竟忘了

数货。被江老板一问，才慌忙道：「对！包数对，刚好对！」

晚饭后，陈文和华仔在草地上散步，夕阳的残晖已经快从大地上消失了，天色渐渐暗了。

风吹，摇曳着一排排的木瓜树。

「财副，我们採粒木瓜来吃好吗？」

「不好！等下让老板看到就糟了！」

「看到又怎样？其实这些木瓜都是我们种的！我们本来是应该有份的。」

「你们种的？」陈文惊奇地问。

「是我们种的！」华仔说得非常自豪，非常肯定。

原来这是个广阔的农场，在这里，除了养猪、养鸡和养鱼之外，还剩下大片大片肥沃的土地，这些黑土，经过猪粪鸡屎的「天然施肥」后，更加肥美了！

农场的江老板是个精打细算的吝啬鬼，同时也是个「生财有道」的活神仙。大好土地那能轻易错过？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於是，过不多久，肥土上栽上了一行行木薯、一列列蕃薯，以及一排排竹蔗，还有数以千计的木瓜树。

江老板并没有僱请额外工人来播种插苗，是农场里勤劳的工友在江老板的嘱咐下自己动手栽上的！

春风吹、秋雨淋，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当绿色的胶叶换上嫩红色的新装时，农场里的木瓜树已经长高了！随着地球的旋转，随着日子的飞逝，深绿色的木瓜一颗颗长出来了！木瓜树上挂满了诱人的果实。

农场里的工友见到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果实一天比一天成熟了时，有谁心里不高兴？江老板看见自己的农场又增添了一笔新产业，更喜得禁不住笑颜逐开！

工友们谁都知道江老板是孤寒出众的，因此，在他面前，从来没人敢擅自採摘竹蔗或木瓜等。可是暗地里，有时免不了採下一两粒木瓜大家同享，反正农场大得很，江老板又没有千里眼，因此也无可奈何。

农场里有人採摘木瓜陈文是知道的，他只是不知道，这些果树等原来都是这里的工友亲自种下的。既然是大家种的，採一两粒下来吃的确是无所所谓的，反正多得很。於是，他赞成华仔刚才的提议。

华仔见他赞成，立刻举目环顾四周，他想，要是江老板不在场，那当然是最好囉。望了几遍，华仔确定没人在附近后，嗖的一声便沿着一棵树幹较粗较直的木瓜树爬了上去，瞬间便扭了一粒半熟的木瓜丢了下來，陈文接着。

华仔随身备有刀子，立即剖切木瓜下腹。两个人手上各拿了半边木瓜，边走边嚼，边嚼边谈。他们吃得津津有味。

华仔说：「半熟的木瓜肉比较爽吃，若太熟了瓜肉软软烂烂的，反而难吃！」

陈文说：「这粒木瓜算是老板请我们的。」

华仔听了不服气、怒道：「放屁！江老板会请我们？若给他看到，赔钱都敢要！」

陈文伸了伸舌头：「江老板的确是出名的孤寒鬼，不过，江少爷倒和他父亲不同，他请大家看戏呢？」

「不同？请大家看戏？」华仔冷笑道：「狗父亲生不出猫儿子，有其父必有其子！」

「我不同意你这句话。」陈文说。

「当然，江少爷「请」你看戏，所以你就觉得不同囉，是不是？」

陈文一时被问得哑口无言，半晌才说：「他又不是只请我一个，另外还有六人呢！」

华仔说：「假如轮到她请你一个人时，可能我们不会在一起吃木瓜了！老实说，不是我讲你，江少爷绝对不会请你的！」

「可是事实明明已经摆在眼前啊！」

「这还言之过早！」华仔意味深长地笑一笑。

「言之过早？」陈文对於这句话，老是摸不着头脑。

「我们都受过他的骗！」华仔说：「这江少爷是隻大色狼，从来不会请男工看戏的！假如叫到男工去，那一定是票买多了！」

陈文半信半疑。

「那天，江少爷买了八张票，原本要请美英一块去的，怎知美英又拒绝了，所以多了一张票，拉你补上去……………」

「啊！」陈文如梦初醒，恍然大悟。

「你以为江少爷宠你？哈哈！」华仔说完大笑起来。

他就是这样豪爽，心中但有不满，便一股脑发泄出来，发泄完后，他总是大笑一顿的。

华仔的话久久地迴盪在陈文的心湖中。

那天晚上，陈文倒在帆布床上，望着天花板上的破洞，出神地思考着华仔的话。

「江少爷真的是这样吗？」

「美英，她为什么拒绝江少爷的请客？不过，美英的确有骨气！她勤劳、朴素又可爱！的确是个好姑娘！」

「……………」

想着，想着，他不知自己是怎样睡着的！

第二天早上，在办公室里，江老板问陈文道：「财副，你知道昨天傍晚谁偷採木瓜吗？」

「我……我不知道。」陈文有点心虚地回答。

「有人看到你到菜园去……………」

陈文吓了一跳。

「所以，我才问你。当然，我是不会怀疑你偷的，不过我是想问你，有看到什么人偷採吗？」

「没有，我没有看到。」他提起最大勇气才答出这句话。

「本来我也是不懂的，今早散步时，竟发现有木瓜皮！这些该死的傢伙，这么贪吃，要是被我看到，

嘿嘿！……」江老板没有说完这句话就悻悻然走了！
陈文望着江老板肥胖的背影慢慢走远了，禁不住伸了伸舌头，捏了一把冷汗。

午餐时，工友们都在暗地里议论纷纷，陈文一打听，才知道农场里已经出现了奇迹！

农场里的木瓜树每隔几棵就挂上了一块牌子，牌子上清清楚楚写着八个字：「农场财产，不准偷採！」

不但木瓜树上出现了牌子，竹蔗丛里也出现了「五言绝句」，那里的牌子写道：「眼看手勿动！」

工友们早就看透了江老板的用心，大家见了牌子后，相顾一笑置之，态度也够幽默的。

木瓜树上挂牌子的故事像风一样吹遍了整个农场，吹遍了农场附近的小街场，很快的，便成为大家茶馀饭后的新闻材料了。

爱开玩笑的居民，一见到江老板，立刻微笑的挖苦他：「江老板，听说你的农场木瓜树上挂满了牌子，写些什么呀？」

有的还说：「江老板，眼看手勿动呀！」

这些话，使江老板尴尬极了，简直无地自容，只有勉强「嘿嘿！」笑两声，快快溜走了。

不知是「良心发现」抑或是「改变政策」，牌子仅仅挂了三天，江老板便着人偷偷拆掉了。

江老板这一举动，又成了大家的笑柄。工友们望着青黄青黄的果实，再想偷採也得先巡逻三遍了。

(四)

艳阳当空，气焰嚣张，天气又闷又热！

已经是中午十二时十分了，吃饭的铃声还没响，农场里规定是十二时正响铃的。工友们都放下了工作，焦急的等待着。

华仔站在猪栏边，按捺不住心中怒火，忿然骂道：「他妈的，吃饭的时间也要剥削！江老板什么手段都要得出！」

旁边的阿明说：「既然迟吃饭，我们就迟开工囉，公平交易。」

工友们叽叽咕咕的议论着。

铃声终于响了，二十多个工友，养猪的、养鸡的，割猪粪鸡屎的，送饲料的都来了。大家围成了两桌；男的一桌，女的一桌，菜餚彼此一样。

桌面上各摆了一碗没有菜的菜汤，一盘乌龟豆炒几片肥猪肉，旁边还有一碟虾酱，总算凑足了两菜一汤的惯例。大家看看这些菜色，暗暗摇头，眉梢紧锁。

华仔低声骂道：「亏他做得出，天天都这种菜！」

阿明说：「江老板真会打算盘！」

江老板从厅里走出来，陈文一眼瞧见，立即打眼色给他们，示意老板来了，他们两个这才不讲了。

陈文虽不作声，但他也觉得这里的菜餚的确太差了。

自从来到农场后，他感到胃口越来越差了，最近

几天，他每餐才勉强嚥下一碗饭。

不单是陈文感到胃口差了，大家都有同感，只要一走近饭桌，眉头就皱了。

片刻过后，农场里历史最久的老工人彭伯笑着对阿明说：「大家都不开胃，你怎么却是狼吞虎嚥的？」

阿明没出声，笑笑，扒完最后一口饭后，他立刻又去添饭了。

阿明第二碗饭还没扒上两口，盘子里、碟子里的菜餚已经被扫空了。他张大了眼睛看着空盘碟，想从中搜寻什么似的。幸好有些酱油，他渗了些胡乱吃着。

大夥心里都非常不满！

江老板刚好踏着闲步走过来，华仔看了实在忍不住，他尽量按着性子说道：「老板，你看！」

江老板冷不防被华仔喊了一声，大为不爽，绑紧脸孔走过来。当看见大家都黑着脸孔时，他倒又有些胆怯了。

他装模作样走近菜桌，问华仔：「看什么？」

华仔毫不客气的说：「菜已经完了，可是我们都没有吃饱，菜实在太少了。」

「怎会太少呢？不说你们个个像饿鬼。你看！她们怎么还有呢？」

大家都望向隔旁桌上，碟盘里果然还有些菜餚，江老板理直气壮的说：「人家够你就不够！」

陈文见江老板那种横蛮的样子，心里很气愤，他想站起来向老板分辩：「她们饭量少，我们饭量大！」可是一种担心又把他制住了，他担心江老板会因此怀恨在心，所以他只好闷着不作声了。

江老板见大家不作声，大摇大摆走开了。

隔桌，美英端起盘子，送过一些菜来，大家说了声谢谢，又闷着气吃了。

华仔受了一肚子气，没处发作，他埋怨女工们：「你们吃得这样慢，连累了我们。」

一个女工笑着说：「谁叫你们粗鲁，吃饭时多夹菜少扒饭。」

华仔分辩道：「大家都怕吃慢了没份儿，只好快手快脚夹些菜嘛！说实在，江老板太孤寒了，我们二十多个工人，像这样一餐菜都用不上三块钱！」

华仔又说：「你们吃得这样少，敢包又是怕吃胖了身体。」

女工们不服气，阿兰争着道：「你们的吃法才不敢恭维，简直像饿鬼！」

明仔在一旁听了，笑着插咀说：「这才是男子汉的风度！」

美英也笑着说：「你们怎么搞的，菜不够应该向江老板争取嘛，我们工友之间怎能先『互相残杀』呢？」

阿明扮个鬼脸：「大家说笑罢了，怎么倒认真起来了！」

大家都笑了，陈文也笑！

催工铃声响了，大家各自收拾了饭碗返回自己的岗位开始劳动了。

华仔突然感到很不舒服，额头有点发烧。他跑去向江老板请假。

江老板说：「刚才吃饭你还好好的，怎么一吃饱就说不舒服？小小事情就大惊小怪，我请这样的工人干什么？去去！去开工！别多事！」

华仔气得七孔冒烟，正待发作，突见到陈文在一旁使眼色，他才努力镇定下来。

华仔勉强回到猪棚里，沿着一行行的猪栏倒下了饲料餵猪。待饲料被抢吃光后，他牵好了胶管，打开了水喉，替一隻隻蠢猪冲凉洗澡。

他拉着喉管走，越拉越觉得重！急速的水喷射在猪身上，飞溅开来，淋得他满身湿漉漉，他也管不了这么多。

冲着冲着，他突然觉得眼前的猪渐渐模糊，渐渐模糊。紧接着，猪寮在盪，地面在摇，他站不稳，急待扶着柱子时，已来不及了。他眼前一黑，周身一软，立刻失去了知觉。

「华仔昏倒了！华仔昏倒了！」隔栏一个工友见状喊了起来，几个在不远处的工友闻声急急赶来，把他扶进宿舍里，用风油不断在他身上、脸上，额上揉擦。大家乱糟糟忙了一阵，华仔才慢慢甦醒过来。见到大家这样关心他，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大家见他醒了，说了些慰问的话后，各自回去工作了。剩下华仔自己一个人静悄悄躺在床板上，发着烧。

吃过晚饭后，好些工友到宿舍去看华仔。

月亮慢慢昇起来了，围绕在旁的是片片惨淡的乌云。

陈文踏着沉重的脚步，穿过长长暗暗的猪栏，也到华仔的宿舍去。

(五)

华仔的宿舍座落在农场的边缘上，它像一间小猪寮被遗弃在那里。陈文从自己的宿舍出来，穿过曲曲折折的猪栏，至少得走半哩路才能抵达。除了后面靠着篱笆外，其他三边都排列着一行行的猪栏。

陈文曾经几次去过那里，那环境更糟。房间里除了一个床位乾净外，四周都散满废纸、旧书，角落里还堆着破衣、木块等。一片七零八乱，简直是一堆堆的垃圾。

漏水的白梓下没盖天花板，四周织满了横七纵八的蜘蛛网，据华仔说，这里的蜈蚣更大更多，耗子也不少。

四周的板壁仅仅围了四尺高，四尺以上，全是四方格铁丝网围篱。

睡在这种环境里，晚上的风很大，经常冷得华仔蜷缩成一块。不但这样，白天麻雀儿经常闯进来吱吱喳喳，偶而放下口中衔着的草根，偶而还撒下滴滴青

粪。有一次，华仔把衣服挂在板壁上，一隻捣蛋的小麻雀竟衔着衣袋里的一张钞票飞走了，华仔追也追不及，气得七窍冒烟，自那时起，再不敢把钞票放在衣袋里了。

陈文初到农场时，还以为自己住的宿舍环境最差，因为后有粪池，窗口又破，不但老鼠多，蜈蚣也不少。但自从他看过华仔的宿舍后，他才觉得幸运得多了。

有一次，陈文对华仔说：「你那间房太糟了，你搬过来和我一起住好吗？」

华仔苦笑地摇摇头：「我曾经向江老板提过要换个地方睡，他就是不答应！起初我不晓得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江老板要我在那里住原来是把我也当义务司閤，晚上好替他守着猪仔。」

「啊！原来这样。」陈文恍然大悟。

「江老板倒也聪明，四周不围上板壁，晚上让我在冷风中睡不好，这才能替他守猪。」

「想不到江老板的心肠这样黑。」陈文叹了一口气。

「其实，老板总是这样的，吃得下你你就吃！能够吃多少他就吃多少！」

陈文不大相信，他说：「我相信不会每个老板都这样吧！」

「不过，江老板该不会例外吧！」华仔应道。

陈文和农场里许多工友接触，他发觉几乎所有的工友都对江老板不满，但是敢於这样直率大胆讥评江老板的，那就要数华仔第一了。

对于华仔这种不畏强暴的精神，陈文有时替他担心，有时又暗暗佩服。

沿着猪栏不知拐了多少个弯，陈文终于摸索到华仔的宿舍前了。

屋里灯光灰暗，五瓦特强的小灯泡放出微弱的光线尚不及一盏火水灯亮。幸好，还依稀可分辨屋里的一切。

华仔正在呆呆的望着白锌顶，一见陈文进来，立刻想爬起来。「老陈，你也来！谢谢你。」华仔边说边挣扎起身。

他们俩的友谊增进了，他不再叫陈文为财副了，只唤他老陈。

陈文立刻跑过去把他按回下去。

半晌，他沉重的说：「华仔！真对不起你。」

「你怎么说起这些话来了？」华仔感到很惊奇，他现在已经好多了。

「今天中午，你向江老板请假时，我本应帮你说话才对，可是我不但没帮你，还打眼色阻止你和老板理论，结果害你抱病做工，以致昏倒，这都是我造成的。」陈文一口气把话说完。

华仔立刻一口否定他这种说法，他说：「不，老陈！今天我所以昏倒，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我身体不好，另一方面，是江老板太刻薄造成的。我知道，你打

眼色给我，是希望我别发脾气，免得吃亏。怎么能说是你害我呢？」

陈文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华仔！华仔！」门外又传来了几个声音。

「噢？财副，你也在这里！」

小房间里拥入几个工友，为首的不是别人，就是美英。小房间立刻温暖起来，不但空气温暖，每个人心里都温暖了。

「你感到好些了吧，华仔？」

「好多了，谢谢你们。」

亲切的谈话进行着，工友们互相关怀的热情充份洋溢着。不懂是谁，突然提到：「华仔，你很久没回家了吧？家里怎样了？」

一提起家，陈文和华仔都有各自的感受。

陈文的确思念家，住在家里时，妈妈嘘寒问暖，天真的妹妹欢跳在跟前，生活中充满了温暖。远离家门来到农场后，孤身隻影，别说再也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就连衣服，也要自己动手洗呢。

可是华仔一想起家，心里却不知涌上了多少辛酸与难过。

「家？」对于他，没有幸福的回忆，只有痛苦的烙印。

「的确，我好久没回家了！」华仔讲这话时充满了凄切。

「华仔，听说你父亲在你很小时就去世了是吗？」一个工友关切地问。

「唉，一言难尽，这些事改次才谈吧。」工友的话，撩起了他痛苦的记忆，他不愿意在大夥的面前谈这些事。

大家都沉默了，每个人的心都让愁云惨雾笼罩了，大家晓得又触动了华仔的辛酸。

陈文不捨得先离开；至到大夥儿告辞走了一阵之后，他才辞别出来，沿着昏昏暗暗的猪栏摸索回去。猪群早就睡到烂熟了。

苍白的月亮慢吞吞地爬行着，片片暗淡的云朵盪了过去。望着这一切，陈文觉得是一片惨惨淡淡。

风吹来，树影颤摇，枝叶哆嗦着。

晚风掀起他的衣角，他默默地站立着。

回忆着刚才提起家时华仔痛苦的神情，又使他想起华仔告诉他的故事。

那的确是一篇悲惨而真实的故事，渗着血汗与泪水……

华仔的故事开始在九年前……

那时候，华仔只有十岁，踏进那残破的校舍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他和爸爸妈妈，还有四个幼小的弟弟妹妹，住在一个偏僻的渔港里。

爸爸是一名渔夫，长年累月搏斗在大海的风浪中，用生命和鲜血向大海讨生活。

有时，在彩霞映红天边的黄昏里，有时在晨星闪

烁的大清早中，妈妈在岸边走了亲人，一次又一次，岸上的人们笑脸迎来了疲倦的亲人。

华仔的爸爸就这样，搏斗在惊涛骇浪中；翻滚在无边无际的大海里。不论黑夜或黎明，只要妻儿盼米粮，他就投身到大海去了。渔民的生活很苦，华仔他们一家在贫困中一天捱过了一天。

泪水易盈眶，可是鱼儿难满舱。加上租金和债务的重压，捕鱼的人家世代穷，苦难好比海洋深。

在一个阴霾密佈，狂风怒吼的日子里，渔村又传来了赚人眼泪的噩耗，又一艘渔船被浪头打翻了，三个渔民被无情的浪涛捲去无踪了。华仔的爸爸，就是其中的一个！

捕鱼人家日夜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在华仔的家里了。妈妈哭得死去活来，可是爸爸再也不回来了。从此，华仔的生命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他从贫穷走向更贫穷，从悲惨走向了更悲惨！

妈妈一个人在穷乡僻壤里无论如何也养不活五个孩子，华仔两个最小的弟妹，在妈妈的哭声中送给了别人！骨肉分散，生离死别，妈妈再也不能在那伤心地捱下去了，於是她带了三个孩子投奔城市里去了。

结果，华仔被送到一间咖啡店里去捧茶端麵。妈替人家洗衣，就这样一日捱过一日。

在咖啡店工作的那段日子，华仔不知受了多少委屈！也不知挨了多少巴掌，更数不清中了多少次飞毛腿！可是妈妈不在身边，屈辱的眼泪向谁流啊？

华仔很孝顺，很听话，每个月领了那二十块薪水，他都全部交到妈妈的手中去。

他前前后后在咖啡店里捧了五年茶，到十五岁那年，才离开那里到一间杂货店去当伙计。两年后，他已经十七岁了，他又转到一间饲料厂去当劳工。

就在这段日子里，很不幸，他被一班无赖缠住了，这是一批私会党徒，他们了解他是个无靠山的弱者后，便无情的向他开刀了！

那批无赖首先以死威胁他，向他勒索，强逼他付交保护费。随后恶棍们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迫害他，威胁他加入匪党，他宁死不依，结果被打了几顿，有一次，他胸骨被殴以致痛了好几天。

最后，匪徒又将他召去，限他三天内决定是否入党，逾期将不客气。

可怜华仔孤苦伶仃在异乡，单身寡汉得不到援助，只好偷偷漏夜收拾了包袱，离开了饲料厂。一个住在同厂的歹徒发现他的行踪，竟来阻止，华仔再也忍不住了，拾起木棍把那傢伙打得屁滚尿流逃之夭夭。

后来，华仔来到了这农场。

从那时起陈文才晓得为什么华仔这样瘦？他想，华仔可能内伤了。他曾劝华仔去看医生，华仔摇摇头对他说：「一天两块钱工资，那来钱看医生？」

这个故事，曾使陈文深深感动，也曾使他多次跌入悲痛的沉思中，一想起华仔的遭遇，他就会感到这

世间，太多苦难和不幸了！

那天晚上，他躺在帆布床上，偶而想想华仔的遭遇，偶而又想起自己的家来。

一想起几十哩外的老家，他真恨不得明天就回去一趟，可是明天还有工作，没办法，再等几天，等礼拜到来时，多忙也要回一趟了！更何况，过两天就发薪，等领了薪才回去也不迟。

(六)

好不容易等到了发薪的日子。

虽然还没到放工时间，薪水尚未拿到手，可是午餐时饭厅里的气氛要比平时好得多了。华仔老是说着笑话，阿明还多添了一碗饭，其他的工友也谈着笑，大家的心情的确比平时轻松愉快的多了。

当华仔小心翼翼地接过薪水时，他发现竟少了四块钱。

江老板告诉他，他总共请了两天病假，一天扣回两块，总共扣回四块钱。华仔气得两眼冒火，可是说不出话来。

陈财副竟也少拿了五块钱。当接过钞票时，他老半天摸不着头脑。

「江老板，为什么不是一百二十？」

「本来是百二，这里给你百十五，扣去五块钱作为戏票及水电补贴的。」

「戏票？水电补贴？」一听到戏票，他才想起华仔曾告诉他「言之过早」的话，可是水电补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不明白？上次去看戏买票的钱你还没还，所以这里扣了，至於水电补贴，每个月两块钱而已。」

「我怎么没听说过？」陈文满肚子不满意。

「哦……那是我忘了告诉你。其实，你住在宿舍里，每个月只给两块钱水电费，实在合算不过了。」

陈文没再出声，他默默地签了名领了薪。晚餐时，中午时愉快的气氛早飞出九霄云外了。好几个脸孔愁眉不展，华仔和陈文都不例外。

夕阳的余晖像往日一样，染红了飘盪在远山顶的云块，灿烂的晚霞鲜艳夺目，替逐渐昏暗的天边抹上漂亮的色彩。

华仔和陈文并无心情欣赏美丽的黄昏景色，微风中，他们双双踏着沉重的脚步，徜徉在农场僻静的荒径上。

「你少拿了薪水？」是华仔先问。

陈文点点头。

「是扣什么的？」

「他说是水电补贴，还有……还有……」

「还有该是扣回戏票钱吧！」华仔非常自信的道。

陈文依旧点点头。

「我也少拿了！」华仔说。

「啊！那是为什么？」

「因为我病了两天！」华仔狠狠的说。

「……」陈文老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俩默默地又走了一段路。

「咦？你看，美英来了！」华仔望见远处来了一个人，对方在招手，他也回招了。

一听说是美英，陈文顿时有些紧张起来，他按了按近视眼镜，果然看到美英来了，他心里立刻又轻松了！

这些时日，美英的确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很喜欢她那双动人的眼睛，还有那两根辫子。他看她和工友们相处的情形，有时似乎是大夥的领袖呢？

他比较少和美英在一块谈话，不过，从华仔及其他工友口中，他约略了解美英曾读过中学，不过初中尚未毕业就停学了。

美英是养鸡工友，她也是外地来的。这一点，常使陈文感到他们的命运似乎是相同的。

陈文听说过，因为美英长得漂亮，江少爷对她特别殷勤，想尽各种方法讨其欢心，不过美英却置若罔闻，致使江少爷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

美英也是寄宿在农场里的，江少爷为了接近她，特别在自己的隔壁腾出一个房间给她。因为这样，美英住宿的环境，比华仔等工友所住的好多了。

看看美英已经走近了，华仔和陈文一起向她打了个招呼。

「今天这样得空？」

「是囉，得空出来走走。你们两个兴緻好高，到处散步欣赏风光。」美英微微笑。

「兴緻高？其实恰恰相反！」华仔说。

「怎样相反？」

他两个给问得没头没脑，相反就是相反嘛，那有「怎样相反」的？两个相顾一望，失声笑了。

「你们笑什么？」美英给弄得莫名其妙。

「没什么，没什么。」他两个这才停止了笑声。

陈文说：「我们的兴緻并不高，今天两个的心情都不好。」

「怪不得吃饭时愁眉苦脸的。」美英插了一句：「到底什么事解决不了！」

「我们两个薪水都被江老板扣了，同病相怜。」

「哦，原来这样，这些是意料中事嘛，忧愁也是没用的。」

还没等美英说完，陈文抢着道：「怎么能说是意料中事呢？简直是出乎意料！」

「出乎意料？」美英依旧微笑着：「对你来说，可能是出乎意料，可是对我们大家来说，这的确是意料中事。」

「为什么？」陈文感到一阵不爽，他有点不服气。他觉得美英的话似乎是说：「你不懂事，我们大家比你懂事！」

美英见他锁起眉梢，声音充满审问的语气，她似

乎窥见了心底的秘密。她说：「财副，你是高中生，论学问，论见识，相信比我们强好几倍！可是对于江老板的手段，你却未必比我们懂得多！」她稍微停一下，继续说：「我们在这里的时日比你长久，听多了，看多了，也碰多了，事情就不新鲜了。江老板用种种方法及藉口扣除工友的薪水，是经常发生的，所以，江老板的这种肮脏手段，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意料中事了！你认为简直出乎意料，当然是因为你没听过，也没碰过，做梦也没想到江老板会这样卑鄙的，你说是不是？」

美英这般话，把陈文说得服服贴贴，他的脸庞热辣辣的，越听就越觉得不好意思了。

这是他第二次被美英的话急红了脸孔。

他记得第一天来到农场，就被美英说了一句「心灵肮脏才要不得！」的话羞得无地自容。

这一次，是否又是心灵肮脏的表现呢？他越想越惭愧，总以为自己是个高中生，懂得多。其实自己懂得太少了！别人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自己拥有什么？除了学校里唸的「那些废料」之外，一切都懂得比人少！

他对美英越发尊敬了！

他低着头沉思，美英没出声，华仔呆呆地望着西天的晚霞。

突然，华仔握紧拳头，两隻眼睛睁得又圆又大，一股凶光放射着，他愤怒地道：「难道就让江老板永远这样剥削我们吗？难道扣除我们的薪水永远是意料中事吗？」

站在旁边的美英和陈文被华仔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陈文看着华仔握拳的双手，瘦瘦的，完全没有血色！

美英被华仔的愤怒感染着，她有些激动。

「我们不会让老板永远骑在我们头上的！不过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整个社会如果不改变，我们的处境也是很难改变的！」

美英这些话似乎更激怒了华仔，他异常愤怒道：「难道在这社会没有改变之前，我们永远都要忍气吞声？永远不能反抗吗？」

长期的压迫与剥削，早已在华仔的心坎里种下了刻骨的仇恨！他的不满，他的愤慨，爆发起来是足以像火山一样令人震惊的！

「不！我们绝不会忍气吞声！我们也绝不忍气吞声，我们要反抗！一定要反抗！可是这并不是叫你去和江老板大吵大闹，江老板是绝对不会因为你吵了一顿就向你低头或让步的。只有当大夥儿团结在一块时，才能发挥强大的力量！才能和江老板斗！」

美英的话一句一句落在华仔的心中，也落在陈文心中。她的话有力地说服了华仔，也有力地吸引陈文莫大的注意。陈文感到，站在自己前面的美英的确了不起！她似乎对一切事情都有丰富的认识；似乎她满肚子都装满了超人的见识，他觉得她的形象愈来愈高

大了。

沉思片刻后，华仔又问：「那你说目前我们该怎么办？」

「如果我们要反抗江老板不合理的剥削，那我们首先就得团结工友们！」美英说。

良久沉默在一旁的陈文早已被他们的谈话深深吸引了，一听到美英提到团结工友，他立即兴緻勃勃地问道：「怎样团结工友们呢？是不是把大家召集在一块发表谈话？」

「不！问题不是这样简单！首先我们要……」她正想说下去，忽然华仔低声道：「江少爷来了！」

美英和陈文一起回过头去，在昏暗的暮色中，果然看见江少爷一摇一摆地往他们走来。

「我们回去吧！」美英说着，举步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华仔和陈文也跟着走了。

江少爷远远看见他们三人故意避开他，恨恨咬牙切齿：「他妈的陈财副这傢伙竟敢太岁头上动土，追求我的美英！」

向陈文道别时，美英对他说：「过几天我有件事情要找你谈谈。」

回到宿舍里，天已经完全黑了。

陈文怀着激动的心情、思考着一连串的问题，他思潮起伏不休，许多事情都涌上了心头……

他想起了看戏的事，他想起了扣薪的遭遇，他想起了可怜的华仔，他想起了……

想着，想着，他又想起了美英：「过几天，她有件事要找我谈，到底是什么事？」他胡乱瞎猜着，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激动。

「轰隆隆！轰隆隆！」电光闪过，划破窗外的漆黑，一阵震天裂地的雷声随之响起。

冷风从破了玻璃的百叶窗涌进房间里，他披上了寒衣，可是依旧觉得冷。

冷风中，他想起了农场另一角：华仔不知又该怎样度过这寒夜了！

(七)

陈文紧张地等待着的日子终于到了。中午吃饭时，美英对他说：「晚上你有空吗？我到你那边去。」陈文立即一口答应了。

吃过晚饭，冲了凉，陈文换上了一套整齐漂亮的衣服，又把房间里扫得乾乾淨净。

他在房间里坐一阵，站一会，总是不安静，等一等又开门望一望，心里的确着急。

「答答答！」一阵敲门声，陈文紧张地道：「来了！来了！」匆匆跑去开门。

「老陈！几点了？」出现在门外的竟是华仔。陈文有点扫兴。他把手錶伸到华仔面前，时间刚好是七点半。

「美英还没有来？」华仔问。

「你怎知道美英要来？」陈文感到一阵惊奇，华

仔怎会知道呢？

「哦，美英说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叫我也来参加讨论。」

「原来这样。」听了华仔的答话，陈文原有的紧张与激动已经消失了一半。

「你知道什么事吗？」陈文问道。

「我也不大清楚，不过听她的口气，好像和你有很大关系。」

陈文又紧张起来了。

「答答！」又是敲门声响了。陈文立即去开门。

果然是美英，她今晚也穿得很整齐。

美英环顾四周一遍后说：「收拾得很乾淨。」

陈文一听心里很高兴，忙说：「那里，那里！别嫌肮脏。」

坐下后，美英开门见山先开了话腔：「你们知道今晚要谈什么吗？」

他们两个都摇摇头。

「今晚要谈的事情我已经想了很久，本来，那天傍晚华仔提到要反抗江老板时我就想提出，不过刚好碰上江少爷那傢伙，结果阻延了。」顿了一顿后，她瞅着陈文道：「是的，财副，对于最近江老板扣薪的事，你有什么感想吗？」

「感想？」他稍停片刻后说：「我没料到江老板那样刻薄！」

「华仔，你呢？」

「我？我感到江老板太岂有此理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所表示！」

「对！那天我们也谈到要反抗江老板的无理剥削！我们还谈到要团结工友们的事，你们还记得吗？」他们一起点点头，华仔心中一阵兴奋。

「今晚，我想针对这件事和你们讨论讨论。我们要团结工友们，要怎样团结他们呢？」

「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农场里大部份的工友文化水平很低，而且一般上都没什么思想认识，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大家提高文化水平，并从中提高他们的认识，那我们就容易团结大家。」

「帮助大家提高文化水平？你的意思是——」陈文有点不解。

「我的意思是开办一个文化学习班！帮助工友提高文化水平及思想认识。并且最重要的，我们要通过学习班把工友们的心拉在一起，把工友们团结起来！」美英讲到最后，声音充满了激动。

「好！我赞成！如果开班，我第一个报名！」华仔热烈地响应。

「好是好！可是江老板会答应吗？还有，地点能找到吗？老师能够找到吗？」陈文一口气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

美英还没来得及回答，华仔抢着说道：「这有什么问题？文化班那里需要经过江老板答应！至于老师嘛，你和美英不是可以囉！」

「我？我怎可以当老师？」一听华仔说自己可以当老师，陈文吓了一跳，立即一口否定，顿了一顿，接着他又说：「我认为美英才适合！」

「不！财副，这个老师你才当得地。你是高中生，我连初二都没唸完，怎能当老师呢？」

陈文当然晓得自己是个高中生，文化水平比别人高，可是和美英他们相处后，他觉得自己懂得事情太少了。要他当老师，可不是容易的。另一方面，他也担心，这可能对自己不利，这样的事，还是能免则免罢。

於是他又说：「不不，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老陈，不要推辞吧！这是造福工友的事，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为什么你要推辞呢？」

「我……我……」陈文不知如何是好。

「财副，今晚我就是特地为这件事来找你商量的。我非常希望你不要推辞了！」

美英这一句话，陈文感到有千百斤重，当他抬头看见美英那双既严肃又热情的眼睛充满期待的注视着他的时候，他终于屈服了！

结果，陈文只好硬着头皮说：「如果一定要我当，那，那我就试试看吧。」

美英和华仔都很高兴。陈文却说：「不懂有没有工友要参加文化班呢？」

「有书读谁不要？」华仔抢着说。

「这你用不着担心，我已经试探过好几个女工了，她们都表示有意参加。」美英说。

「哦，是这样。」

接着，他们热烈地讨论起工友们的情况，他们估计那些工工会参加，那些又可能不参加，谈着谈着，陈文突然又想起了一个人，他有点莫名其妙地问美英：「是咧！农场里的兽医，他是个大学生，你为什么叫他来当老师？」

「哦，你是说黄国强吗？他是个怕事的人！我记得他时常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种人，怎肯来当大家的义务老师呢？」又是华仔抢着先答了。

「华仔说得对，兽医是个最怕事的人！他尤其怕得罪江老板，我们若想请他来当文化班的老师，简直像请老鼠去见猫一样。」

「原来兽医是这样的人。」

农场里的兽医年纪已接近三十了，是个留学生。不懂是朴素还是孤寒？他一年里难得买一罐髮膏，头髮总是像乱草一般堆在一起。

兽医除了一年回家一次外，从来就不出门。平时他总是穿着长皮靴，在农场里巡逻，一发现有病鸡或病猪时，立刻进行打针灌药。

晚上得空时，他总是躲在宿舍里埋头苦读，听说在研究怎样使猪仔「吃得少，长得快！」江老板曾经对他说，如果他在这方面有所发现，一定会重重赏他的。

兽医曾经偷偷告诉别人，他有一种方法使母鸡一天生两粒蛋，可是他不愿意把「秘方」透露出来，他说，只有等他自己经营农场时，他才采用那「秘方」。

江老板听到消息后，嬉皮笑脸带了两瓶酒去见他，请教他的「秘方」。但他却慌张地说：「没有这回事，我说着笑笑罢了！」江老板听了，黑着脸把酒带回去了。

兽医按时上工、吃饭、按时放工、睡觉、生活永远那样刻板。他从来不管别人的事情，他说：「多管多吃亏，少管少麻烦！」

他不喜欢和大家打交道，因此大家对他的事情都知道得很少。除了江老板外，没有人知道他的家在那里！也没有人知道他在那里留过学！

既然兽医是这样的人，当然不会来当文化班的老师了。

陈文、美英和华仔商量到很夜，最后，把时间、地点、课本等都解决了。

他们决定下星期正式开始上课。

(八)

「你变了！你变了！你变得这样……」江老板的留声机又在播唱了！

原本坐在大厅里看报纸的陈文，被吵得心烦意乱，他实在讨厌听这些流行歌曲。

他站起身，对坐在一旁的华仔和阿明说：「我们走吧！」说着他走出了厅外，华仔和阿明跟着也出去了。

农场的夜是寂静的。

他们三个人在微湿的草地上踩着闲步，慢慢地走着。

「阿明，你今年几岁了？家在那里？有多少人？」陈文想瞭解这新交的朋友。

「我今年十七岁了！我家离在这里大概有两英里远，哪，就在那山脚下……」阿明指着远处，黑暗中只看见一座大黑影。他继续说：「我家兄弟姐妹好多，共十一人，我第二。」

陈文点点头：「你读过几年书？」

「我读到四年级就没有读了！」阿明说。

阿明也是一名养猪的工友。

「财副，听华仔说，我们后天就开始上课，是真的吗？」

「是真的。」一提起文化班，他就想起美英的话：我们要团结工友们！於是，陈文又问他：「你喜欢唱歌吗？」

「喜欢！」阿明毫不思索就答了。

「如果在文化班里教些歌曲，你说好吗？」

「好！很好！最好能教唱那首「蓝色的忧鬱」，很好听的！」

陈文一听立刻沉默了。

阿明见陈文没作声，有点奇怪，他不禁问道：「

财副，你怎么了？那首「蓝色的忧鬱」要教吗？」

陈文摇摇头：「我们只教艺术歌曲，不教流行歌曲。」

「为什么不教流行歌曲呢？其实，艺术歌曲和流行歌曲都有……都有它们好的一面。」阿明说，显然有自己的看法。

「都有它们好的一面？」陈文对於阿明这种论调感到很惊奇。

「艺术歌曲比较深，流行歌曲比较轻松活泼。」阿明讲得很认真，听了他这种毫无根据的大道理，陈文心中不禁纳闷起来。照阿明这种说法，流行歌曲和艺术歌曲显然是各有千秋了！他越想越觉得不对。

「不！阿明，你这种看法不对！艺术歌曲也有很多是轻松活泼的！」

「不过，我总觉得流行歌曲好听，而且很容易唱。」阿明说。

「好听？我觉得有时简直像疯狗在吠！」站在一旁的华仔实在忍不住，他加入了争论。

「你别吵，你是不喜欢唱歌的人，那里懂好听不好听！」阿明不服气。

「好好，我不懂，你懂！你懂！」华仔啼笑皆非。

「我同意华仔的看法。」陈文说。

「你们两个讲我一个，当然你们讲赢啦！」阿明这句话也把陈文弄得啼笑皆非。

他们走到农场大门口，远远奔来了一盏小灯，越来越远，原来是一辆脚车。

「啊！美英，妳来得正好！」华仔眼睛最亮，一眼就在黑暗中认出是美英。

「去那里？」陈文也跟着问。

「出去买粉笔。」她早把脚车停了下来。

「美英，妳来评评看，我们说流行歌曲不好听，阿明却说好听，妳说谁对谁不对？」

美英听了微微笑，她没有直接回答，她反而故意问阿明：「阿明，怎么你觉得流行歌曲很好听吗？」

「……说说笑的！」在美英面前，阿明也乖了。

美英当然知道阿明不是说说笑的，平时她也常听到阿明有高有低地哼着那些靡靡之音。他既然这样说，美英也不想当面说穿他使他难堪。不过，她觉得应该向他分析流行歌曲的毒害才对。

「其实，我们听歌曲，首先应该注意它的内容，内容不好的歌，无论它是怎样婉转，怎样『动听』，我们才不应该去唱的。」

「内容比较健康的歌曲，在流行歌曲中是找不到的！一般流行歌曲的内容，总是颓废、灰色，甚至是色情的！这些歌曲如果我们时常唱，久而久之就会受它毒害的。」

华仔点点头，陈文也觉得这些话正中下怀，只有阿明有点不服气，看他的样子，似乎在说：「难道说我中毒了吗？」

可是他没有提出来。

远远的马路上亮了起来，接着两盏强烈的灯光射向了他们，一辆「马赛地」汽车逡巡农场大门来了。

「江老板回来了！」又是华仔的眼睛亮。

「我们回去吧！」美英说罢，大家都走了。

陈文回到自己的宿舍里，他翻开了一本书，坐在帆布床沿看了起来。

不久之后，大门响起了敲门声。

「答答答！」陈文心想，大概是美英或华仔来了，他急忙跑去开门。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站在门口的不是美英，也不是华仔，竟然是江老板！

「他来干什么？」陈文心中一怔。

江老板嘿嘿地笑了两声后说：「财副，不会打扰你罢！」说着他走进了房间。

陈文只好用笑脸迎他。

江老板环顾了每个角落后，又装着笑脸：「嘿嘿，这间房怎样？住得惯吗？」

「还好！不过玻璃窗破了一块，晚上风很大，老鼠多，蜈蚣也不少！」陈文说。

「嘿嘿，嘿嘿！」江老板尴尬地笑着，接着他又自我解嘲地说：「乡村嘛，乡村地带就是这样的，慢慢就会习惯的。」

陈文没出声，静默默地站在一旁。

江老板把四周又看了一遍，接着，他点着头问道：「工作得还好吧！」

「还好。」陈文简短地回答，他巴不得江老板快点走，因为江老板的虚伪作风及装腔作势，实在令他反感。

江老板似乎觉察了这一点，他为了缓和这种难堪的气氛，又装得和和气气地说：「我知道，你对工作可能有意见！这是难免的，年轻人，对什么都是多多意见的。不过，不要紧，有什么意见的话你不妨提出来，我们商量商量怎样？」

江老板耍起了花招，陈文心里没好气，可又不能当面拆穿他，只好摇摇头表示没有意见。

江老板透了一口长气，半晌才说：「我是欢迎别人提意见的，同时，如果我对别人有意见的话，我也会提出来的！」江老板到底老奸巨滑，要提意见也得先转几个圈子。

陈文早就料到江老板对他有「意见」，可他没料到江老板竟采用这种「和谈解决」的方法。他心想：好吧，有话你就说吧！我早就想知道你怀什么鬼胎了。

「本来嘛，我早就想和你谈谈迟到的事情了，但总是没机会，今晚趁此机会就谈谈吧。我觉得你回家两次，就迟到两次，非常不好，你认为怎样？」江老板单刀直入了。

陈文见他竟然提出这意见，心里有点气，他说：「江老板，你应该知道我赶紧搭回来的巴士是最早的一

趟，最早的一趟巴士都迟到，我又有办法？」

「你不能不回家吗？像兽医一样。」

像兽医一样？陈文见江老板竟拿不回家的兽医做例子，心里更气愤了。他显然有点按捺不住心中的火气了。他说：「江老板，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回家的，最近我爸爸病了，难道我不该回去探探他老人家？」

「嘿嘿，嘿嘿！这是值得同情、值得同情的，可是你也应该替农场想一想，以后最好不要再迟到了！你想想办法吧！」江老板半哄半骗，最终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

江老板说得动听：想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办法就是不回家囉。陈文差点发起脾气来，可是，他突然记得，从家里辞别回到农场时，爸爸有气无力地告诉他：「你要好好地工作啊，不要和老板顶嘴，现在全家就靠你一个了。」想到这里，他尽量压制住自己。

其实，他那两次迟到也没超过一小时，可是多少次傍晚放工后超时工作江老板却为什么闭口不提？真是岂有此理。

「好！这个问题你就想想办法吧！我还想再谈谈其他的意见！」江老板还有意见要提！

陈文绷着脸，再也没有笑笑的脸容了。

「我觉得你对工人们太客气了，这点很不好。要知道，工人是工人、职员是职员，你是职员，就不该太随便和他们嘻嘻哈哈。如果你再和他们嘻嘻哈哈，他们就会骑到你头上去的！这点，希望你以后多注意。」

江老板这一番意见完全出乎陈文的意料，他做梦也想不到江老板提出这样的「意见」。尤其令他气愤的是，江老板竟说：「他们就会骑到你头上去的！」

他想开口辩驳，可是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子：「江老板终究是江老板，我陈文终究是个打工的人，我和他没有共同的语言！」

於是，他沉默着，再没有开口。

这种沉默的气氛使江老板感到尴尬异常，半晌，他嘿嘿笑了两声后，自动告退了……

（九）

下午四点多钟的光景，太阳还高高的挂在西天上，天气很是闷热，幸而办公室里有把电风扇不断吹着风，里边才不致於太闷热。

正当陈文在埋头处理账目时，江老板突然气冲冲闯进办公室里来，陈文吓了一跳，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江老板还没有坐好，一个印度工人已经跟着进来了，陈文一看，知道是马廉。

江老板坐在沙发上，马廉跑到他跟前，涨鼓着嘴：「头家，你到底支不支？」

「笑话！你是什么人？支不支那能随你愿意！你说明白，你到底想不想再做下去？」江老板显然动气

了，他黑着脸大声喝起来。

江老板以为他这样一喝，马廉一定会吓得不敢出声，那里知道这印度工人没有被吓怕，他反而强硬地答道：「我当然想做下去！可是我需要支钱，头家，你到底支不支？」

江老板见吓他不倒，反被逼问，一时错愕，说不出话来。

半晌，他又指着马廉道：「简直笑话，今天才十号，出粮还不到半个月就要支钱，太岂有此理了！」

出粮还不到半个月便要求支钱，农场里从来没有这种例子，江老板也没有这种规矩的。可是陈文知道，这位印度工人的处境是可怜的，他出卖劳力一整天，所得的待遇是三块钱！

这三块钱，要养妻子、要养五个孩子，要抽烟、要喝咖啡、要还房租，要还水电费、要……还要买酒消愁！这实在是个不胜负荷！三块钱无论如何是不够的！

正因为这样，马廉对自己所获得的待遇非常不满！所以他时常酗酒！然而，苦难深重的他，并不因为醉酒而忘却了痛苦，相反的，这引起了他的更多烦躁与不满，他要发泄！

现在，是他发泄的时候吧！

当着江老板面前，马廉愤怒地说：「头家，十号就要支钱，你当然觉得好笑！可是，你一天给我多少钱？我从早做到晚，做牛做马，一天才三块钱，不够用，用完了当然要支！」

江老板气得暴跳如雷，他越听越不舒服，他觉得马廉太放肆了。他伸出三个手指道：「三块钱！三块钱还说少？」他气得咬牙切齿。

马廉说：「三块钱当然少！我的朋友在胶园里割胶，有免费宿舍，有年假十二天，他一天也有三块多钱。可是在你这里，什么都没有，一天只有三块钱，叫你出粮你都不肯，我又不是白拿你的，至少这个月我已做了十天，我可以支三十块嘛。」

「你喝醉了是吗？在这里叽哩咕噜！你说胶园好，你又不去做？你要知道，割胶是没有加薪的！下雨天没胶割就没有钱，可是你在我这里做，下雨天也有工钱，每年也有加薪，过去你一天才做两块半，现在已经三块了，胶园那有这种事？……」江老板滔滔不绝的提出种种事例，力证印度工人的待遇已经很好了。

陈文在一旁听着这场争辩，一听到印度工人的话他就高兴，一听到江老板的话他就好笑，当然，他把这一切感情深深地蕴藏在内心里，没有流露在脸上。

开始时，他很替马廉担心，他想，再吵下去给老板开除就糟了，可是他那里知道，江老板是不捨得开除马廉的。

马廉除了因为薪水问题时常有怨言或甚至和江老板顶撞外，平时他工作起来总是任劳任怨的。庞大的农场里，在凹凸不平的小路上，马廉一天到晚推着脚车，吃力地把一包包笨重的饲料运载到每一个需要的

角落。

农场里有货来时，马廉也参加扛货的队伍，一百六十八斤重的各种货物，压在他肩上，他还是咬紧牙根奔跑着，像这样卖力的工友，江老板想开除他也得三思而行。

争来争去，江老板和马廉争个不休，马廉见江老板不肯支钱，他气得歪着头、叉着腰道：「头家，你要支快点支吧！」

江老板终于忍不住马廉的「放肆」，这已经损害了他作为一个老板的「尊严」了！他气急败坏地站起来，指着马廉骂道：「你简直是一个流氓！去去！今天不支！不支！你给我滚出去！」

马廉悻悻然无可奈何的退出去了，边走边叽咕个不停。

江老板满肚子气，看见陈文竟呆在一边没有算账，立刻大发雷霆：「你怎么了！叫你做工你却在做梦！」

陈文吓了一跳，低着头继续算账。

江老板黑着脸一摇一摆出去了。

放工回到宿舍后，陈文立刻拿起一本课本翻阅着，今晚将是文化班第一次上课，听美英说，预料有十个左右的青年工友已经报了名准备来上课。

工友们从饭厅里把椅子搬到陈文的宿舍，因为农场里的宿舍，要数那间最大最宽，大家已决定在这里上课了。

晚风一阵阵从窗口吹来，送来了凉快也送来了猪粪的臭味，可是，长时间工作在这种环境里的工友因久闻遂不觉其臭了，大家并不在乎这种臭味。

大家都来了！美英和华仔也来了！房间里加上陈文，已经挤了十二个人。

陈文在学校里曾当过班长，也曾替小学生补习，所以，他站在大夥的面前，并不感到这种场面陌生。

上课前，美英被大家推在前面讲了一场话，她说：「……我们大家的命运大致上都相同，我们来自贫困的家庭，我们没有机会在学校里多唸几年书，有些甚至连学校也没进过。今天，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学习，这的确是幸福的事情！首先，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老师陈先生……」

大夥儿热烈地鼓掌。

陈文一听见美英赞扬他，大家又为他鼓掌，心里的滋味是难以形容的。他没有阻止美英，他知道她还有更重要的话。

「……我们工人们有如兄弟姐妹一样，我们遭受着同一种命运！我们被人剥削、被人压迫！难道我们永远低声下气、忍气吞声任人宰割吗？不！一千个不！一万个不！我们要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共同为我们的翻身而奋斗！」

「我希望大家在文化班里，发扬工人阶级的无私奉献精神，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互相关怀！我们要把文化班变成我们的大家庭，在这里，每个人不但能学习

文化，也能获得友爱与互助！」

「……让我们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学习吧！」

美英的话，无比有力，无比豪迈的鼓舞着陈文、鼓舞着大家！

陈文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大家讲了话，他说：「……我虽然比大家多读几年书，可是我并不比大家懂事。今天，我能够尽点能力帮助大家，我感到很高兴，很光荣！……」

「我在这里工作也有好几个月了！在这段日子里，我看到了、碰到了许多新鲜的事情，这些事情教育了我，拨亮了我的眼睛！」

「我并不是从有钱家庭里来的，我同情工人的种种不幸的遭遇，其实我也是工人。我感到我们的确应该团结在一起、奋斗在一起……」

「我想把今天我见到的一件事情介绍给大家知道。」

大家注意地听着。

陈文把下午看见马廉和老板争吵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最后，他说：「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老板是不会同情我们的！」

美英听完后紧接着站了起来说：「财副说的对，老板是不会同情我们的，我们绝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老板的仁慈上！」

她又说：「马廉的表现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大无畏精神，这点，是我们应该引以为荣的！」

「但是，正因为马廉是个别向老板抗争，所以就无法发挥强大的力量，老板因此当然是不会低头的！我们要记得，一定要紧紧地团结在一块，才能争取我们一切合理的要求！」

工友们听到这些谈话，莫不欢欣鼓舞，大家的心似乎被拨亮了，每个人都精神奕奕地听着，只有一个女工，担心地向旁边的伙伴说：「讲这些话，给江老板听到就糟糕了！」

那天晚上，陈文教了第一课。

(十)

秋风卷起了片片落叶，半岛上吹来了东北季风，雨季又快来了。

屈指算来，陈文在农场里已经生活了约半载。半年来，江老板开始时待他还挺客气的，因为他处理账目及事务等都井井有条。

可是，江老板对陈文的作风越来越不满了，他心里最不满的是：陈文对工友们太「亲切」了，而对他却「不够礼貌」！

江老板曾经向陈文提过，指出他是职员，不该对工人太客气，可是陈文仍旧我行我素，依旧和工友有说有笑。

江老板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这天早上，他和乖儿子在后厅商议大事，江少爷趁机又禀告道：「爸，这个陈财副，不是好东西，过

去我们这里一向平静无事，可是现在他们又上课，又唱歌，都是他出的主意。」

原来江少爷屡次发现陈文和美英在一起，这引起了阵阵酸溜溜的感觉，因此他对陈文非常不满，总想找机会把陈文从农场除去。

「不过，他的工作还不坏。」江老板盘算着。

「工作不坏？等他把手工人都教坏了那就糟了！你知道他们上什么课，唱什么歌吗？听说都是些，都是些……犯法的东西！」

「啊！这可不得了！」江老板大惊。

「爸，把他炒了鱿鱼就平安无事了。」

「唔，我自有主张。」江老板点点头。

「波波！波波！」屋外响起了汽车的笛声。

江少爷探头从窗口望出去，不看犹可，一看吓得他魂飞魄散，他慌慌张张对江老板说：「爸，我到后面一下。」说完，他立刻从后门偷偷溜走。

「波波！波波！」汽车又鸣着响笛了。

「请问你们找谁？」陈文从办公室迎了出去。

「江富财在吗？」对方怒气冲冲。

江富财就是江少爷。

「不大清楚，你等一下，我去后厅看看。」陈文跑到后厅去，那里已经没有江少爷的影子了。只有江大福老板装得若无其事在抽着烟，他一见陈文，立刻沉着脸：「什么事？」

「有人要找富财。」

江老板这才慢吞吞的迎了出去。

「你们找我的富财有什么事？」

「什么事？你儿子干的好事！以为我们好欺负，玩了就不要，现在我女儿肚子大了！我问你，怎么办？」一个中年汉子劈头劈脑的骂起来，边骂边指着车里一个掩脸抽噎的少女。

陈文一看，认得出那是家务工人阿兰。

一听见对方的指责，江老板先是怔了一怔，可是当他一眼认出那少女原来是出身贫寒的阿兰时，他顿时又壮了胆：「无凭无据，你不可诬赖我的儿子！」

「什么无凭无据？肚子都大了，还想抵赖，叫你儿子出来对质！」对方更光火了。

司机从车里钻出来，站在江老板面前一字一句地说：「江大福先生，我请你放明白点！我的外甥女绝对不是容易被欺侮的，这是赖不掉的！你若不设法解决！嘿嘿！」对方冷笑两声。

江老板打了一个寒噤！一看原来是村里有势力的政府人汤老大，他立刻软了。

他立刻改变了口气，期期艾艾地说：「……让我慢慢弄……弄清楚……」

这件事立刻轰动了农场！

正当江老板为这件事不知所措时，农场里来了一对老夫妇，他们从二十多英里外的一个新村赶来江大福的农场选购猪种。

江老板抽不出身子来，於是叫陈文带领他俩去看

猪种。

那年迈的老太婆，眯着满是皱纹的眼睛东张西望，她感到惊愕：「哗！这样大！哗！我吃这样老第一次看到这样大的农场！」

她用右手遮挡在额头上，远远的望去、望去，猪寮，还是猪寮！她真的给惊呆了。

陈文没有笑她，当初自己来到农场时，也曾惊叹农场范围之大啊！更何况一个出门少，见识少的老婆婆呢。

陈文领着两个老人走一走停一停，好辛苦才走到饲养猪种的猪栏处，老太婆一边看着猪种一边和她的老伴叽咕着：「这隻好，不不，那隻好，你看，牠的后腿多有肉。」

「不，还是那隻好！」她的老伴说。

江少爷刚好溜到这里来躲。

「阿婆，你要买猪种，来来来，跟我来看。」

他回头对陈文道：「回去拿单簿来！」

陈文回办公室拿单簿去了。

两个老人跟着江少爷去看猪种。

这隻猪种好，是「加拿大」种，生出来的猪仔养大了瘦肉多，肥肉少，后腿又大！」

老太婆张着口：「哦哦、哦哦。」她不懂什么叫「加拿大」。江少爷又滔滔不绝道：「这些猪种本来一隻卖三百元的，可是因为你们是第一次来买，我特地算便宜给你们，亏本卖，一百五十元就够了，半价！」

老太婆也知道一隻好的猪种大约是三百元，最近她的邻家买了一隻猪种，花了二百八十，现在江少爷以半价卖一隻给她，她显得很高兴，不过，她还是故意说贵，和江少爷讨价还价。

江少爷倒「慷慨」，讨价还价的结果，竟减至一百二十元成交，老太婆高兴极了。

陈文终于把单簿拿来了。江少爷对他说：「你开一张现沽单、价钱一百二十元，加拿大猪种，哪，就是那隻，我去叫人来抓，你认住。」江少爷说完逡自走了。

陈文一听到加拿大猪种才卖一百二十元，他已经非常奇怪了，待江少爷一指，他马上明白了。

「不！不能欺骗这两位善良的老人家。」他想。

江少爷一走开，陈文便低声对老夫妇说：「老伯伯！这隻猪你们买不过，这是一条「病猪」！」

「啊！病猪！病猪我不要！病猪我不要！」老太婆神经质地吵起来。

「阿婆，别吵！别吵！」陈文急忙低声喝止她，可是老太婆不管三七二十一嚷叫起来：「病猪我不要！病猪我不要！」

才走不远的江少爷听见喊声黑着脸跑了回来：「什么？好好的猪你怎么说是病猪？」

「哼！别以为我不知道，想把病猪卖给我，真没道德啊！」老太婆吵闹着。

江少爷急了，忙说：「好好！你不要这隻，你要那一隻？」

老太婆却嚷道：「我不要买了！那一隻我都不买！走，我们走！」两个老人家气愤愤走了，江少爷也给气坏了！

他看看往回走的老夫妇，又看看呆呆地站在一旁的陈文，他心中似乎已经猜到了什么！他狠狠地「哼」了一声，走了。

陈文怔怔地站在那里。

那天傍晚，江老板把一个信封递给陈文，狠狠地说道：「陈先生，我们这里不敢用你这样的人，请你另谋高就，明天就请你收拾东西回去吧！」

陈文接过信封，不禁一片茫然。

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美英和华仔闻讯赶来时，陈文正在宿舍里默默地收拾行李。

美英和华仔一样难过，他们都不懂该讲些什么慰问的话！

「老陈，你不要走！我们大家罢工！」华仔说。

「罢工？」陈文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

「为什么不能罢工？」华仔很激动。

「华仔，你应该知道，罢工不是说罢就罢的。要罢工，首先工友们得团结一致。可是，我们目前的情况，这点还做不到，我们的羽翼还没有丰满嘛。」陈文向华仔分析。

美英感到一阵欣慰，几个月来，陈文的确有了很大的改变，对好多问题，他越来越能清楚地认识了。

在这段相处的日子里，她感到陈文虽然还有多少知识份子的气息，可是，他本质上是善良纯洁的！他是一个可以走上生活的康庄大道的青年。

陈文望望华仔，华仔早已成了他的好朋友，他又看看美英，他内心感情的波浪剧烈地翻滚着，美英，她已经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多么希望时常能和她在了一起，他更希望或许有一天他们能成为……

可是，残酷的现实踩破他的希望，现实把血淋淋的道路摆在他面前，强迫他踏上去，走过去……

美英沉默了一会，抬起了头，两隻明亮的眼睛充满了期待，饱含着鼓励。她说：「我有一句话，给你作为临别的赠言……」

一听到美英的声音，陈文激动地倾听着！

「不管你走到那里，希望你永远抱着人生就是战斗的态度去生活！」

一股热流从陈文的心底里暖了起来。

「人生就是战斗！」这句话对于他，本来是非常熟悉与平凡的。可是美英在这个时候讲出来，却成了一股强烈的鼓舞力量！

「谢谢你！」

「以后多给我们写信吧！」美英明亮的眸子里有点湿润，这倔强的姑娘，很少牵动泪水的。

「我一定会的！」陈文激动地望着美英，良久良久，美英不自然地低下了头。（转入第二十七页）



生活之歌

丘勇男

(一)

四週是冷风吹括的冬天
在远方却透出春光一片
你问我春来自何处?
为什么听不到它来时的足音
.....
请接受历史的启示吧!
它告诉我们春来自人间

我们渴望春天降临
像饥饿时要求麵包
苦旱中祈求雨水那样迫切
但我们却只会等待?
是希望春从天外飞来
或者从地下突然涌现

(二)

让我们回顾过去的历史
探索祖先们走过的路
他们虔诚地向上天膜拜
希望「神」将春光撒佈人间
也曾寄望俯视人间的皇上
等待他开开「龙恩」
可是不知过去多少年代
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春天却迟迟不来

春天迟迟不来
人们日夜在追寻,等待.....
就在这样的时刻

自称「救世主」的人忽然下凡
不管人们欢迎不欢迎
大模大样地闯进来
他们带来耀眼的「文明」
说是给「落后民族」传播福音
也带来屠刀,枪械和子弹
对付猛兽,

也对付不屈服的人
还有那套甜言蜜语最动听:
「要繁荣,要富强
应该服从我们的命令
要自由,要平等
必须向我们文明人学习
要幸福,要春天
向上帝祷告就行
.....」

为了迎接可爱的春天
人们埋头苦幹
卖命开垦.....
多少乱藤杂树被砍伐
多少沼泽洼地被填平.....
不管白天夜晚
时时要提防野兽的血盆大口
屠刀和枪弹的袭击.....
如果我们的祖先还活着
会告诉你这血写的历史
在这土地上
他们流过多少血汗
付出过多少生命

(三)

到了我们这一代
也像祖先们一样勤劳刻苦
漫山遍野的胶树谁栽种
乳白的胶汁谁割取
隐藏地下的锡矿谁开采
深山里的木材谁砍伐
高楼大厦——
如何会在蓝天下矗立
工厂怎么会天天输出产品
在那繁忙的海港局
一艘艘远洋巨轮
是谁给予遇到的服务
迎来送去.....

是我们的人民!
是我们的人民!
这一切都是他们血汗的结晶
他们双手创造了一切
也带来繁荣
却得不到繁荣的果实
只有天灾和人祸
只有挨饿和受苦.....

去问在菜园里锄地的老农
也许他会告诉你——

洪水常淹坏他辛勤播种的作物
狂风刮倒他破旧的屋子

去问街边破脚的看车人
也许他会告诉你——
年青时是个建筑工人
只因在高楼上摔坏了一条腿
只好在街边挣几毛钱过日子

去问骑楼下卖香烟的老妇
也许他会告诉你——
她那聪明能幹的儿子
在一个黑夜里突然失了踪
去问工厂里工作的小伙子
也许他会告诉你——
一天工作十多小时
才得到三块二钱工资
除了吃饭付车费
却无钱交房租

去问车衣店的女工
也许她会告诉你——
整天不停的车呀车
头昏脑胀,手脚麻木
自己只能穿破衣裤

即使再用上千言万语
也诉不完我们的疼痛
我们的愤怒.....
我们发觉自己越来越穷

某些人却成了大富翁

(四)

日望夜盼的春天呀!
你为什么还不降临
是我们的信心不够坚定
还是在黑暗中走错了路.....

「不必埋怨春天无情
不要在等待中焦急」
听听生活在春天里的人们指引:
「我们心中没有神
也不信骗人的上帝
别人决不会把春天奉献
要把命运抓在自己手里
春天是来自人间
历史是最好的证明.....」

(五)

「春天是来自人间」
这句话就是真理
朋友们!
赶快投身到「人间」
去向广大的人民学习.....

和他们到大海上去
学习怎样撒网捕鱼
怎样和风浪搏斗
让太阳把皮肤晒得黑黑
练就一副铜筋铁骨的身体

和他们到深山密林里去
从没有路的地方闢出一条路
学习怎样伐木
当野兽来犯时
如何保卫同伴,保卫自己
他们将会告诉你
什么木材可以造桥樑,舖铁轨

和他们到广阔的胶林去
尝尝蚊虫咬,山螟吸血的滋味
学习怎样将胶汁割取
当狂风暴雨到来时
和伙伴一起去抢救胶液

和他们生活在乡村里
一齐去修道路,开沟渠
夜里走路就不会摔跤
不让洪水来欺侮我们的农民
到田地上拿锄头翻土、种菜
去养猪,养鸡.....

去吧!到工厂去
去吧!到矿场去
在平凡的生活中发掘宝藏
在困苦的生活中锻鍊自己
.....

和广大的人民在一起
共同创造美丽的春天
举起向前迈进的大旗。

再见·小城

蓝
蒂

残阳的余晖还能透过浓密的橡林，照射到月台上。可不知有没有候车者触发了诗人的雅兴？那带着几分倔强的光彩，企图在即行消失的一刻，为寂寞的旅人送别——用诗人的心思去捕捉这短暂的一幕，一定可以得到一些难忘的美感。

我也是个候车者，但却带着满腹的离情别绪。实在说，我没有勇气去接受黄昏时分的意境——何况那是小城的黄昏，最能撩起我对往日的思怀。有时我偶尔抬起头，看到西边天际的彩霞已经褪色，心里头便起了一阵茫然。

我的身旁有两个中型的皮箱，装得满满的——不错，我是准备不再回到小城居住了，除非有什么特别的机缘。实际上，小城原也不是我的家乡：八年前流落到此，寻求三餐的温饱，直到如今；原以为可以长久留下来，却没想到事实竟然不是那样。

何必去作无谓的嘘叹呢？在世间的其他角落，正不知有多少流浪汉在漫无目的地踟躇着，甚或连寄宿的地方都没有。对于他们，生活就像大海上的一块小浮木，飘摇不定——也许就那么样过一辈子，而储藏在脑际里的那些五色缤纷的希望便都化成泡影。两相比较，显然我是幸福得多了——至少我不曾在昏黄的街灯下徬徨，也不曾在白眼之下啜一顿冷饭。

只是感情的作祟吧了。就在平日，那一花一草的荣枯，都很能支配我的欢乐和悲哀；此刻，正要向小城说声再见，怎能没有临别依依之感呢？八年，用日子计算，也只不过二千九百二十天而已；可是，就在那不很长的岁月里，我留下了一些值得回忆的片断，因而显出满怀心事的样子。

很自然地想起了往事……

米 米 米

八年前，我毕业初中，脑子里还有许多憧憬，老想继续升学。可是，事与愿违：父亲的痼疾叫我发愁，母亲的眼泪叫我心酸，因此，只好毅然离开弦歌不辍的学堂。起先到处乱闯，后来才投身到这小城——一位远亲是油棕园里的包工，蒙他录用，当了个督工，有时也出进「乌毕」，抄点账目。我说过的：我是个幸运者。不是吗？许多人老是徜徉在失业的圈子里，最后甚至消沉下去；而我，总算没有挨过那种日子。

不参加劳动的行列，不知道日晒风吹的苦。虽然在工地上，我不曾挥过锄子，不曾拉过钩镰，但看工人们在出着力，淌着汗，心里头不无崇敬——他们是那么刻苦耐劳，那么刚强奋发。和他们在一起，我才瞭解到生活的真意义。

可是，油棕园也有阴暗的一面：有一部份身任「高职」的洋人，动辄就苛责、恐吓下属；转辗下去，最终还是工人们受苦。也因为这样，许多可有可无的风波都迭次发生。

我总算还能适应那种环境。

当一个督工，也一样要常受「财副」们的无理的行干扰和洋经理的教训。起初我觉得很不习惯，真想抽起了包袱，到另一种行业的天地去；可是，一些比较合得来的工人们，老劝我留下来。后来一想：留下来也好，反正行行都有苦吃；即使做皇帝，也不一定就能安乐地过一生。不过，我的容忍有个原则：不能漠视一己的尊严，不能做一个彻头彻尾的弱者。所谓适应环境，不过是对一些较普通的不合理的事件抱着「见怪不怪」的心理罢了。

工作是相当忙碌的。早上五点多就得出门，以便及时分配「行头」给工人们；中午略有休息，猛喫硬饭冷菜；下午放工后，工人们都归去，自己却还得留在空地上，点算油枳、记录斤数，同时还要砍去油枳柄；回到「公司房」，忙着填写「工牌」；接着，陪僱主（包工）赶赴「乌毕」，那时，想到要见不可一世的洋经理和傲慢的「财副」们，心里着实很不爽快。

我是不懂得奉承的；事实上，奉承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因为有些高级职员是贪得无厌的。每逢圣诞节，我的僱主就得破费一大笔——那些礼物，老实说，都是在冷藏公司购买的「最佳食品」，自己可万万没那种福气去享受——如果不送礼，工作上恐怕就不会那么顺遂了。而我，只是一个安份守己的受薪者，不想「攀龙附凤」，也没什么可让人籍制的，因此不曾主动地去搞好人关系。可是，那些厚颜的「财副」们可不让我节省一些：粮期一到，就拉着我到镇上的餐馆去，吃炒麵、饮乌啤，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尽说些艳闻，不然就是醉话连篇；既叫我花钱，又浪费我的时间，真是气恼。

工人们的苦，不全在於工资的低劣。最可怕的是工作条例的苛刻；一有过失，可能就会收到措词极为强硬的「警告通知」，甚或被解僱。同时，洋经理们是不十分瞭解华巫印族的风俗习惯的，对许多事情的处理都欠完善；譬如有一次禁止工人们请假参加某友伴的葬礼，就险些儿把事态恶化了。

事实上，工人们大都是淳朴的；在园坵里，融合着不同的肤色和繁杂的语言，相处得很好。作为一个督工，我和他们不分轩轻，因为大家都是听命於洋经理和「财副」的。不同的是：我多读了几年书，也会

说几句洋话；就这样，工人们有什么要求和怨言，我就代他们传达；如果洋经理听了不满，以致大发脾气，那么，首当其衝的便是我了。

没想到一捱就是八年。

就在前几天，洋经理宣佈一项计算油积重量的新制度，令所有的督工们遵照，事前并没有通知工人们——这不就是秘密措施吗？在新的制度下，工人们都有损失；我一边纪录，一边被工人们责骂——他们以我为私自削减他们的收获。

「那是红毛经理吩咐这样做的。」我直说。

於是工人们声势汹汹地闹到「乌毕」去，结果洋经理答应取消新制度——这是喜讯，但不是屬於我的。因为，洋经理将这一件事情的发生归咎於我，於是命令我在廿四小时内离职——就只我一个人呢，其他的督工都保住了饭碗——理由是：「泄漏资方秘密，十分不合作。」

我还能说什么呢？既要施行新制度，又不要让人们知道……我就是神仙，也没法幹得好。细想一想，倒觉得经理够聪明；他不过是借我的头脸去碰一下石头吧了；随后又来一套「杀鸡警猴」，而我就是那隻鸡……

米 米 米

轨道旁的指示牌已落下，火车就将抵步。

有几个朋友匆匆地赶来送行。平日大家都是嘻嘻哈哈的，不像是老成持重的青年人；现在，一个个都正经起来——有的安慰我，有的鼓励我，还有的祝福

我。其实，他们也各有各的隐忧；只是，做人总该往好的方面想，要不然，棲身在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里，谁还会有耐心忍受种种的生活上的折磨或人事上的烦扰呢？

我突然想到应该笑，於是就笑了。

「你还那么高兴——」

「为什么不？」

我睁大眼睛反问；接着又告诉他们：说不定一离开小城，我就能够找到一份固定的职业——我不是崇尚「宿命论」的那一类人，但对未来的岁月，确实是有着很大的期望的。

反正悲观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不仅瞭解到「悲天地、悯万物」是一种自发式的衝动，同时还明白：一个为明朝过份担忧的人，他其实已经丧失了对生命的热情。

只因我一笑，大家就开始说些轻松的话题。

可惜时间的脚步从不等待任何一个人——对面的橡林已陷入苍茫的景色中。不久，火车来了，就像仆仆风尘的战士，还很英勇的样子。进了车厢，探首窗外，再一次和友人们话别。

「你们回去吧！」我说：「天暗了——太阳下山啦！」

「太阳还会昇起来的！」其中的一个朋友说。

「对！」我又说：「我会走在阳光下。」

鸣——鸣——火车开始在夜里长征……

再见，小城！

（接第二十三頁）

第二天早上，陈文很早便提着他的皮篋踏出农场门外候车了。

工友们知道这个消息后，都纷纷赶来送行。彭伯有来，阿明有来，印度工友马廉也有来，他紧紧地握住陈文的手……

工友们说：「得空回来看看我们啊！」

陈文点点头：「一定的！一定的！」

陈文越和工友们谈话，越觉得捨不得离开大家！半年多来，他们彼此相同的命运，把他和工友们的心连结在一起了！要不是江老板无理将他开除，能够和这些工人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该是多好啊！

「车来了！」

大夥儿都向远处望去，果然看见一辆巴士朝他们奔来。巴士越来越近，終於在大夥儿前面停了下来。

道别声中，陈文跨上了巴士车。

车子开动了，他看见大家挥着手，他也跟着不断挥着手，车子越走越远，远远望去，还有人在招手……

郊野路上，车子越跑越快，凉风越吹越猛，一阵阵风吹来，吹乱了他的头髮，也吹乱了他的心。

他想起了卧病的爸爸，整颗心都冷了。

「现在家里就靠你一个了。」一想起爸爸这句有气无力的话，他更难过了：「回去该怎样交待呢？爸

爸一定会很难过吧！妈妈呢？她会埋怨我吗？……」

想着、想着，越想越难过，越想心越乱。

突然，一个亲切的声音在耳边响道：「希望你永远抱着人生就是战斗的态度去生活！」像听到战斗的号角一样，陈文顿时感到一阵热情的鼓舞！

「不！不应该垂头丧气，我应该经得起现实的考验，我不应该这样快就忘记了美英的话。」

他把眼光投向窗外，投向远处，心想：「我不应该只看到自己的不幸！太多的人，比我更不幸！」

胶林的风中翻滚，绿叶的波涛中起伏，他被这情景吸引了：生活正像这绿涛一样，有起有伏，有风有浪啊！

「虽然我被老板横蛮的开除了，摆在眼前又是失业的道路，可是，我不该再像半年前那样沮丧，那样脆弱了。这半年多风雨飘摇的日子，教育了我，拨亮了我的眼睛，使我认识到醜恶现实的一角！更使我看见了我应该阔步的生活大道！就让这几个月来的经历当作是我人生的第一课吧！……」

想着，想着，他心情逐渐开朗了。

窗外，蓝蓝的天上白云依旧悠悠，两旁的胶树还是一样壮硕、辽阔的原野还是一样青葱可爱！

巴士车飞快地奔跑着，跑过了一站又一站。

地球唱起了战歌

夏 松

在广阔、寂静的宇宙里
地球唱起了战歌
歌声的豪迈节奏
震荡了整个太阳系
摇撼了蓝天和大地

地球唱起了战歌
激昂、雄壮
银河淙淙的流水为它弹奏
星星们羡慕地望着它
轻快，自豪地
它从西方永远转向东方

地球唱起了战歌
这是一支古老久远的歌啊
原始公社的祖先集体
谱写了它的序曲
奴隶和封建社会的农奴
加上点点的血和泪
先进的工人阶级
灌进新力量、新思想
从千年万代一直到现在
越唱越嘹亮

地球唱起了战歌
向大自然宣战
向敌人宣战
它的响亮的节拍
从前是「叮当」响的镰刀锄头
现在多了「砰砰」响的子弹长枪

地球唱起了战歌
它那粗壮有力的手
推开了黑暗的大门
迎来满怀金色的阳光
× × ×
多少个黑暗的世纪
地球的嘴吧
被封闭
——它只能轻轻地哼
痛苦地呻吟

多少个黑暗的世纪
太阳的光芒
被阻挡
大地缩紧脖子
冷风刮得多凄凉

多少个黑暗的世纪啊
从奴隶到农奴
从农奴又到工人
像一群会说话的牛
他们没有把身上的污辱洗脱
他们吟着同样的悲歌呀
他们过着同样悲惨的生活
他们拖着同样沉重的铁锁

但是
他们并不绝望
他们并不悲伤
绝望只属软弱的人
他们坚强像钢
悲伤只能製造眼泪
他们的泪水已经流干

一代又一代
他们在摸索
一代又一代
他们辛勤地劳动着
一代又一代
战胜大自然的风风雨雨
可是，一代又一代啊
面对着更凶恶、更狡猾的仇敌

渔民面对比海浪更残暴的敌人
农民面对比旱灾更可怕的人祸
工人面对比豺狼更野蛮的野兽
但是
他们并不绝望
他们并不悲伤
他们把战歌高唱

太阳的金光
终于照到地球黑暗的一面

火山大海
山川河流啊
你们高歌吧
你们咆哮吧
以你们的最高音
抒发人们心中的悲愤和不平

树木花草
风雪雷电啊
你们也狂舞吧

你们也跳跃吧
也为人们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
而欢歌啊！

朋友，宇宙的朋友们，
请你倾听啊
朋友，天王星、冥王星
喂，宇宙里所有的太阳系
请你倾听
听地球唱起战歌
听地球的心脏跳动
看地球上万物沸腾
看地球的血液更快奔流……

× × ×

1. 太阳之歌

不要阻挡我
不要塞住我的路
我的光
要射穿重重的黑暗和迷雾
让开
你们这些乌云
滚开
你们这群乌鸦的翅膀

来呀
地球上所有热爱光明
善良、勇敢的人们
来呀
你们抖索的、寒冷的，可怜的人们

欢迎我吧，
伸开你们的手
欢迎我吧，
用雄鸡的高啼

让我的金光
亲吻着每一寸土地
让我的光辉
溶化千年的冰和霜

2 火山之歌

火焰在燃烧
岩浆在滚烫
薄薄的地壳拦不住
我要从地里向外闯
我把进军号吹响

我把进军号吹响
这世界要变啊
天翻地覆的变

我把进军号吹响
旧社会盖上一层黑泥
新社会将建在肥土上
地球唱起了战歌
我把进军号吹响

3. 海洋之歌

我不再只为情人们歌唱
我不再只用深沉的音调
大时代的歌手应该是这样：
沸腾、震荡！

我曾经为投入我的怀里的
弱者哭泣
他们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
我曾经为渔民们的辛酸悲伤
什么时候呀
欢笑才会给枯瘦的脸庞添上？

我要愤怒地控诉
我要尽情地歌唱
歌唱坚强的人们
歌唱战斗的人们
还要掀起滚滚巨浪啊
把肮脏、齷齪彻底埋葬

4 河流之歌

地球上的河
唱着两支战斗的歌
黄河、长江
唱过了“保卫黄河”
现在歌唱美好的生活
但是
往日苦难的记忆
还应该记取在波光浪影里
而地球上的许多河啊
手脚还被束缚
——不能痛快地畅流
不能尽情地欢乐
于是
它们唱起了一支
互相支援的战歌

湄南河、恒河
密西西比河
你们奔流吧
黄河、长江替你们开路
松花江、黑龙江不再呜咽
你们也汇成一股钢铁的洪流吧
把堤岸冲倒

5. 大合唱

唱起来了
唱起来了
地球唱起了战歌

唱起来了
唱起来了
火山吹响进军号
河流弹起轻快的过门
海洋奏出战歌的第一首
唱起来了
地球唱起了战歌
工人的铁臂指挥
这首伟大的合唱
劳动人民领唱
这首雄浑的音乐

只要这铁臂一挥
这首战歌啊
由低沉到激昂
由分散到集体
由什乱到整齐

只要这铁臂一举
不同颜色的手掂紧
不同语言的嘴齐张
地球的各角落
一齐呐喊，一齐歌唱

只要这铁臂一扬啊
火山，森林呼啸
恒河，湄南河怒号
喜马拉雅山动摇
黄河、长江欢笑

地球唱起了战歌

波浪壮阔
汹涌澎湃
孔子，孟子
封建的帝王相将
殖民地时代的大船烟枪
帝国主义的飞机炸弹
将在战歌中灭亡

地球唱起了战歌
波浪壮阔
汹涌澎湃
坚实的种子
嫩绿的幼苗
鲜红的花朵
将在战歌中生长

× × ×
在广阔，寂静的宇宙里
地球唱起了战歌
歌声的豪迈节奏
震荡了整个太阳系
震撼了蓝天和大地

地球唱起了战歌
它那粗壮有力的手
推开了黑暗的大门
迎来满怀金色的阳光



我们的母亲

高

歌

我们的母亲
没有闲情
坐在收音机旁
听烹饪丛谈

我们的母亲
更没有福气
在周末陪着丈夫
逛百货公司去

不！我们的母亲
没有幸福
没有幸福
.....

我们的母亲
在路边摆熟食摊
眼望四方、心里慌张
深怕「地牛」来扫荡

我们的母亲
血汗洒在工地上
她挑泥打石搬木运砖
顶替从高楼跌下的丈夫

我们的母亲
起早摸黑进胶林
忍饥受寒割橡胶树
如今又要提防巡逻队的枪

我们的母亲
头顶烈日、身浸在琉璃塘
替矿家掏洗锡米
长年累月风湿骨痛

我们的母亲
替渔行修网晒鱼乾
有时爸爸出海多日没回帆
饥肠辘辘地
站在海岸眺望、心伤

我们的母亲
白天挤在阴暗的货仓
拣咖啡枳、缝补麻袋
夜里眼皮睁不开了
还得点灯把「水货」赶车完

我们的母亲
眼含着泪水
把自己的孩子
关在又窄又热的屋里
去看顾富人家的孩子

我们的母亲
熬受着心中的痛苦
留下病倒在床上的祖母
去做洋人的「阿妈」
去餐馆洗碗碟兼洗地

我们的母亲
年老眼花了
还得挽着一篮碎布
到「电邦路头」去
为穷苦的劳动估俚兄弟
穿针引线、补衣补裤
赚回五分一毛钱来补贴家用

我们的母亲
拿不到工作准证
失业了，被迫在「勿基」一带
与小麻雀争拾着
囉厘货车遗漏在地上的碎米

我们的母亲
房屋被拆掉了
土地被没收了
从乡村流浪到城市
深夜偷宿在河边的破船里
心里焦急地等待着
卖「马票报」的儿子平安快回家

我们的母亲
我们的母亲啊
没有幸福
没有幸福

我们的母亲
一生受尽贫穷的追迫
但有一双手——永不屈服
我们的母亲
长期被工作折磨
深陷的眼睛啊
再也流不出泪滴
再也不求神拜佛了
带着一颗愤怒的心
你看她——挥动着拳头
和我们年青人一样！上街头……



替誰爭氣

辛 心

时间：现在

地点：闹市中一座旧楼的楼上。

景：舞台右边是一间方格房，房内佈置简单，近房门处是一张木床，右边有一张书桌，此外就是一些放衣物的木箱子和钉在牆上置放日常用品的木架。正面牆上挂一张中年妇女的像片。

房外靠门处是一张小饭桌，背后深处是隔邻的房，舞台左边出口，通楼下。

人物：陈新惠：约十六岁，中学生，活泼，幼稚。

陈方卫：新惠的哥哥，二十岁，老成，但有点急躁。

王志坚：工友，二十七八岁，方卫的邻居。

财叔：方卫的父亲，工厂起重机驾驶员，年四十多岁。

林大叔：住后房的邻居。

工友甲乙丙，是财叔厂里的同事。

第一场

幕开：是傍晚时分，房内光线昏暗，夕阳透过天花板的玻璃天窗射进来。

新惠在床上躺着读书。

惠：美国经济发达的六大原因：一、国家统一，政治安定；二、经济建设应用科学方法，大量採用机械……六大原因，一……

（方卫上，在饭桌上喝了一杯水，拟开门簾进房，把手中的课本大力摔在桌上，心情烦躁，看了周围，转身。）

卫：爸爸呢？

惠：（没听见）六，免受战争影响……

卫：（大声）爸爸呢？

惠：（吓了一跳，白眼）不知道，免受战争影响……

卫：看你这书呆子，死读书、读死书。

惠：什么书呆子，你不要读书是你的事，幹吗要讲人！

卫：（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哼，书呆子就是书呆子，还怕人讲！

惠：你再讲！我告诉爸爸！

（志坚已在房门外；这时踏进房门。）

坚：你们兄妹俩，怎么又斗啦！

惠：志坚哥哥，你来评评理，哥哥不想唸书，整天想

着要去做工，我不说他，他却来取笑我读死书，死读书，一回来就发脾气，又没人得罪他，整天说我书呆子！

坚：好了，好了，别孩子气了。

惠：人家明天要测验，过几天就要会考了。

卫：又是测验，又是会考，不是书呆子是什么？

惠：你看，你看，他就是这个样子！

坚：海！方卫你也是，老毛病又来了！来，外面坐，新惠，读你的书吧！

（新惠进房，气极，又响起读书声！）

坚：方卫，你和妹妹，这样不大好。

卫：（烦躁），我的心情不好，志坚，说起来叫谁都会气，刚才去补习，那宝贝的母亲拿了两张测验纸来，她整个脸像癞蛤蟆一样，说：「先生，你看！算术测验才二十八分，华语才四十分，我儿子笨也不会笨到这个地步，而且，我花钱给他补习，也不希望补个二十八四十分……」

坚：真是岂有此理！

卫：那宝贝儿子难教得要命，还要受那婆娘的气，如果不看在她年纪大，我真想送他一巴掌！

坚：你怎么回答她？

卫：我压下性子，说：「是的，你的儿子不是笨蛋，你的钱一大把，最好是请几个博士来教他，而且，要能担保样样一百分。」我说完拿起书就走。

坚：痛快！

卫：补习真不是味道！要不是为了找些钱补贴家用，哼！这个月的钱又没了！

坚：噢！今天是月底，她没给你钱？

卫：他妈的！她就是冲着月底来的，我给气得什么都忘了。

惠：（在里面早注意他们的谈话，忍不住气，揭开门簾）哥哥，你真是……

卫：真是什么？

坚：新惠，不能怪哥哥，那几个钱，不希罕他的（顿），替有钱人补习，赚他们几个臭钱，还得受气，要是你，难道你不会生气吗？

惠：我……可是，这是我同学介绍的啊！人家有钱人家，请家庭教师不是这样随便的。有的教，又不教，也不替人家想想，明天我看了她，真不好意思！

卫：新惠，你就只想到你那些有钱同学，你可忘了我们是什么人？

惠：（甩掉门帘，进房）什么人？大家不一样是人吗？有钱人虽然也有势利的，不讲理的，但也有好的嘛，我那几个同学和他们的爸妈就很不错，人家有礼貌多了，不像你……

卫：你就会羡慕有钱人，你可忘了这社会还有穷人吗？比我们还穷上几倍的穷人，他们有的今天赚块多两块钱，吃不饱，穿不暖，可是，有钱人呢！坐在冷气房中翘脚，住洋楼，养小老婆，你以为他们多好！

惠：（咀硬）也许有钱人也有坏的，可是，没钱的人也有坏的呀！像打抢，偷东西……

卫：（发作，掀开房帘）打抢偷东西难道是他们愿意的吗？你，你简直瞎了眼睛，替有钱人辩护起来了！（甩下门帘）

坚：（怕弄僵，拉了方卫一把）小声点……新惠，你哥哥今晚情绪不好，但他说得一点也没错……

惠：（不服）没错，也不用那么大声呀！我那些朋友就不像他这样傲慢，没礼貌！

卫：（气极，又掀开门帘进去，指着）傲慢也好，没礼貌也好，才不像你高攀有钱人，坐人家的大汽车，还觉得很光采。

坚：（跟进来），方卫……

惠：（委屈）你，你侮辱人……（跳到床上抱枕头，哭了）

坚：（拉了方卫出房）你的性子又来了！（按他坐下）坐下：（转身进房，和蔼地）新惠，方卫今晚脾气不好，你别跟他闹了，读你的书吧，这么大了，还哭！（出房）方卫，你也真是的！我跟你提过不止一次了，你对他来这一套是不行的，主要问题在这里……（指头脑）

卫：（恢复冷静）我知道，可是，她就是说不听，我没那么好的耐性！

坚：（缓慢、追忆）单用咀吧说往往是没有效力的。记得我过去，也做过一些傻事，（有意说给新惠听）也以为有钱人、大老板也有好的。工友们埋怨工作条件不好，我却劝他们知足一点，别的工厂比我们更糟。（顿）说起来，你也许会笑，几年前，我脑子里尽是想个人前途，还买马票，和大家是格格不入的。

卫：（倾听）后来呢？
（房里的新惠也在侧耳偷听）

坚：有几个工友常劝我，给我讲很多道理，我就是听不进去。

卫：再后来呢？

坚：后来，我父亲患癌症去世，工友们都主动地来我家帮了不少忙，我很感激他们，也开始体会到工友的友爱，渐渐地和大家有进一步了解。经过几次的事实教训，和厂方有了磨擦，我和一批工友被解雇，这使我注意了社会上的许多怪现象，跟

大家也更靠拢了，现在，我还是需要大家的帮助的。方卫，亲身经历的教训，比听人说、书上看，有力得多了。

卫：（沉思）嗯！……怎么你以前没说过？

坚：该说的时候就说嘛！（温和地）你妹妹年纪还小，要多多关心她、影响她，斗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卫：（想了一想）嗯，给我时间吧！

（因坐在近门处，顺手揭开门帘看新惠还有没有哭，刚好新惠看过来，猛一转头，方卫失笑）

（时钟敲了几下）

坚：快五点了，我该回去煮饭了。

卫：我也得准备一下，今晚还有一组补习呢！

坚：还有补习呵？（要走，猛记起）哎，方卫，那么重要的事都几乎忘了！

卫：什么事？

坚：（神秘地）来！（拉方卫到楼梯口）

（新惠被他们的神情吸引住，蹑手蹑足走到房门处，偷听）

卫：什么事，快说呀！

坚：你的事，成了！

卫：（恍然）真的！在那里，什么时候……

坚：嘘！……（看看房门，新惠刚想揭帘，缩回。）

卫：在那里，什么时候上工？

坚：明天，在我的工地。

卫：好啊！明天我就去。

坚：喂！你明天一早穿了校服，来我家换。

卫：穿校服？（坚忘掩住他的咀）

坚：你不是说要老头子演戏吗？

卫：（失笑）哦！

坚：方卫，工地的生活是苦一点，你有信心吗？

卫：有！你说过，这是个磨鍊的机会！

坚：好，我等你，早点呵！

卫：（且送他下楼，兴奋的进房，在门口的新惠忙跳上床，方卫踢到门槛，几乎仆倒）

惠：哈……

卫：笑什么？（自己也笑了。）

第二场

时间：一个星期过后的一个傍晚，同一地点。

幕开：（方卫进房，把校服换下，拆开书纸，拿出一本“闪光”，随便翻翻，志坚随后进房）

卫：志坚，这本不错吧？

坚：嗯！新惠呢？

卫：早上听她说要陪爸爸去看医生。

坚：你爸爸没上工？

卫：请病假。

坚：方卫，你和爸爸的戏，演了一个礼拜了，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你还是早点想个法子，劝劝他。

卫：劝他？求他都没用，他就是天生一个花岗岩头脑，整天替人家打广告，一会儿说这个刘叔叔的女儿大学毕业了，一会儿又是杨伯伯的儿子出国深造；这个又买房子，那个又买汽车了……。

坚：（笑）这都是打给你看广告，他是要你替他争一口气！

卫：争气？争个屁！我真不懂，为什么自己家穷，偏偏要做发财的梦！现在生活越来越困难，不久又要搬家了，爸爸又有病……我自从妈死后，我从联邦出来，学费的负担已够重了，他还说要给我唸大学呢，唉！

坚：我看你还是不要为这事和他争吵了！他是有病在身的。倒要想想，为什么他会这么固执？

卫：说来说去，还是那个花岗岩太硬，打不通。

坚：可是，花岗岩怎么形成的呢？

卫：天生的！

坚：这就错了，世界上没有天生的东西，花岗岩是一些东西变成的，当然也有再变化的可能，说是天生，就和一些人说穷人生来就穷，生来就命苦一样了。

卫：（沉默，终于点头）
（新惠跑了上来）

惠：哥哥，煮饭了没有？

卫：我刚回来，爸爸呢？

惠：爸爸说去找个朋友。（进房放钱包，去厨房）

卫：大概又是找那般有钱亲戚了！

坚：你那些远亲近亲，给他的影响该是不小。

卫：嗯，那些势利鬼整天啥咒咒地就是啥着什么高职位，高薪水，洋房汽车……。

坚：这都是一个个小的花岗岩，它的背后还有更大的花岗岩，要花更大的力量才打得破。

卫：大概是小花岗岩回来了！（迎出来）
（财叔手上拿着药水，面容憔悴，喘气）

卫：爸爸！（扶他进房坐）

坚：财叔，看过医生了？

财：嗯！

卫：（倒一杯水进来）医生怎么说？

财：没什么，心跳，小毛病，谁的心不跳？

惠：（从厨房出来）爸爸，怎么这样快回来？朋友不在家吗？

财：嗯！（生气）他不在家！新惠，你不是说明天要测验，去读书吧！今晚买些熟菜吃好了。

惠：爸，我想问你一件事……

财：什么事？

惠：我……我也想去找个补习。

财：为什么？你怕我没钱给你读书？

惠：不，我，我是担心你的病……哥哥已经……

卫：（大惊）我已经什么？（示意不要讲）

惠：他的补习已经被辞掉了。

财：哦，辞了再找一个，可千万不要再找有钱人了。

坚：财叔，为什么？

财：哼！有钱人，我看透了！

卫：（意料）爸爸，你看透了什么？（知道失态，忙掩饰）有钱就是这样，凭着几个臭钱，要人向他们低声下气！

财：所以，我说你们，要好好读书，将来才能出头，争一口气！

卫：（和志坚一样失望）又是出头、争气！

财：不然你想怎样？难道你要做一辈子牛马？我这辈子已做够了，要你们争气，我宁愿拼着老命赶夜班，厚着脸皮去借钱，碰钉子！

惠：爸爸！

坚：（和气地）财叔，我想说两句话，希望你不要见怪，我觉得，这口气是要争的，可是，与其自己争，不如和大家一齐争，让大家的日子也过得好些。

财：你们年轻人懂什么！这个社会，就是人人管自己，像那些有钱人一样，自私。

坚：（耐心地）财叔，有钱人当然是自私的，可是工友们可不自私呵！大家的遭遇都是一样的，这社会，只有穷人懂得帮助穷人，他们的帮助，是无私的。

财：工友们能帮得了什么？我心头这股气，他们能替我消吗？

卫：爸爸，你总是先想到自己。

惠：（疑问多多，拉过方卫细语）

财：有什么话不敢跟我说？

卫：新惠问你，是不是刚才去找那朋友时受了气？

财：别提了！明明在家，叫佣人说不在家，我倒了楣，他们就怕我借钱了，哼！我发誓从此不再踏进他们的门。（忿忿地拍桌子）

林：（上楼，一逡走进房，关心地）财叔，又在生气了？你是不能生气的呀！你们也是，又惹爸爸生气了？你们知道……

财：（阻止）林叔，别说了！我没什么事。

林：（会意）看过医生吗？医生说些什么？

财：医生叫我休息。

林：你是应该休息了，驾工厂那起重机，对你的病很不好。

惠：（不放心）爸爸，你到底是什么病呀？

财：告诉你，没什么大病。去看饭好了没有？

惠：（起身）哦，爸，你能不能请多几天病假，休息休息？

财：（苦笑）请假？是要请假了。
（志坚拉了方卫在旁细语）

卫：（焦急）爸，你告诉我吧，是不是……

财：（不安）是什么？有话爽快点点！

卫：（沉重）是不是你被辞了？

财：（和林叔对视一下）谁告诉你的？

卫：我听你的口气……

财：（放心）哦！没这回事，我明天不是照样上工吗？

卫：爸！不管怎样，我越来越感到我应该出来工作，（踱到妈的遗照旁）妈死后，我就一直在想怎样减轻你的负担，现在，我更不能眼看你带着病去做那么重的工作，我……

财：（被勾起伤心事）阿卫，你不要提起妈，都是我这病害了！（喘气）

林：财叔，你别冲动，（替他抚擦背部，惠进）阿惠，去倒杯水进来。

惠：（出去倒水时，楼梯响起，几个工友上）爸爸，叔叔们来了。

工友：（进房）财叔，财叔，你好点吗？

财：（起身）哦，没什么，你们怎么有空？

工友甲：大家还得赶夜班，我们抽空来的。

工友乙：大家都问候你。

财：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工友丙：财叔，医生说你的病怎么啦？

财：叫我不能再做工了，哼，我可不能闲着呵！

工友乙：财叔，今天我们又找老板，找不到，跟那主任吵了一场。

工友甲：他妈的，一场病就把人开除，半分赔偿都不给。

（卫和惠端水进来，听到愕然）

卫：爸！你真的被开除啦！

惠：爸，为什么你一直瞒我？

工友丙：怎么？你没让孩子知道？

工友甲：对不起，财叔，我一时口快……

财：不，不要紧，反正他们迟早会知道，我是怕这孩子，整天吵着不要唸书，阿惠也会受不了……

惠：（扑在爸怀里）爸爸！

财：哭什么？不做，也饿不死我们。他妈的，老天不长眼睛，什么病不给，给我得个心脏病！

惠、卫、坚：心脏病？

财：心脏病又怎么了？死不了！

卫：（内疚）爸！为什么你不早说，我还整天惹你生气，我……

财：阿卫，你也不用难过了，爸不怪你。

卫：爸！你答应我，让我去做工吧！你要休息，等病好了再找别的事做，你，你不能再驾起重机了。

工友：财叔，你这孩子真不错！

林：财叔，他是一片孝心呀！你就答应他吧！

财：我看，眼前也没别的办法了。（顿）阿卫，去买点菜，几位吃了饭才走吧！

工友：不，我们都吃了，阿卫，别买我们的啊。

卫：（去拿碗）哦！（轻快地下楼）

财：（感叹）我真笨，刚才还去找那班鬼亲戚借钱，碰了一身钉子。有钱人，到底不是什么好东西。

坚：财叔，说得对，他们越有钱越爱钱，越爱钱就越是鬼计多端。

工友甲：可不是，不喜欢就一脚踢掉，请个新工又省一笔钱。

工友乙：做久的，半分不加，百来块一个月，够屁用！

财：我到现在还没和头家打过交道，可是那个新来的什么主任，年轻的，就像蛇一样毒心肠，听说我的事就是他决定的？

工友丙：那个浑蛋东西，听说还是留学回来？还取了个洋名，叫什么罗柏的？

工友甲：罗柏张！

惠：罗柏张？爸爸，张伯伯不是有个儿子到外国留学，也叫罗柏张的吗？

财：不许叫张伯伯！这些人，一点人味都没有。哼，只恨我没见他一面，想不到还是我的同宗亲戚，想不到是我向儿子夸赞的留学生，呸！

林：财叔，犯不着跟他们生气了！你的病……

坚：是呀！财叔，我们给人气够了，这口气总有一天要争回来的！

工友乙：是要争回来，我们人多，只要靠紧一站，就不怕他们欺侮，争口气，是大家都一直想着的。

财：大家一直想着的……

坚：对，大家都想着的事，这事总有希望！

（大家都互相传递着一股热情，财叔也给感染了，不禁精神抖擞，点了点头）

工友甲：时候不早了，喂，大家托我们的事呢？

工友丙：哦！（掏出一个小小纸袋，交给财叔）财叔，这是大家一点心意，希望能给你一点帮助。

财：这，这不能，不能要大家的钱！大家手头都紧，我知道的，（推谢）谢谢大家，我还有办法的。

工友丙：别客气了，大家总算还赖在厂里，你养病，需要一些急用的！

（坚和林叔到后房去，一会儿出来）

林：财叔，大家一片盛情，你就收下吧！我和志坚也凑一个数。

工友、坚：收下吧！自己人，还客气什么？

财：（满眶热泪）那，真不要……（说不下去）阿惠，快谢谢大家！

（惠过去握住工友、林叔的手，方卫买菜回来。）

财：阿卫，快过来谢谢大家。

卫：（茫然）谢谢大家。

惠：（笑）你知道谢什么吗？

卫：谢……谢谢大家的关怀。

财：阿卫，大家拿来这些钱……（把钱交给方卫，上前握住大家的手）我心里不知要说些什么？过去，我是那么自私，只想到有钱亲戚，只想替自己争气，和大家也少来往，可是，大家一点也不计较……

工友：大家都是一家人，互相关怀，是应该的。

林叔：财叔，你也该休息了。

财：（误解）不，我不休息，我的病还不重，到五脚基弄个麵包摊，总好过在家坐。
林：嗯！我是说，你现在该休息啦！够累的了。
工友：我们也该走了，财叔，好好养病吧！过几天，大家还会来看你。
坚：财叔，我也得走了。
财：再坐一会吧！
工友：不坐了，今晚还要开夜班呢？
财：（送到楼梯口）替我们谢谢大家，有空来坐呀！志坚，常过来坐呀！
楼梯下：一定来，别送了！
（方卫忙跑去后面端了饭锅来）
卫：吃饭了，爸！林叔，一道吃吧！
林叔：好呀！我也去买点菜。（要进后房）
财：（拉回）不用了，够吃的了。
（卫、惠舀饭，端菜）
财：阿卫，你要找什么事做呀？
惠：哥哥已经做了一个礼拜了！
卫：你怎么知道？
惠：你瞒得过爸爸，瞒不过我。哈！还穿校服去换，

跟爸爸演戏呢！
卫：你这坏蛋！
财：（笑）在那里做？做什么？
卫：在志坚的工地，做建筑！
财：难怪晒得这样黑，你顶得住吗？
卫：顶得住！（高兴得筷子倒转了）
财：顶得住就好，筷子……………
卫：（发觉不对，忙倒转回来）
惠：（突然想起）哥哥，你不再读书啦！
卫：傻冬瓜，那里不能读书？我又买了几本新书了！（指房内）
书是要读的，可是要看读来做什么用？用在为自己赚大钱，欺侮自己的兄弟，还是用在对大家有益的事情上，替大家争口气！
（林叔、财叔都听得点点头）
财：（抬头，看到希望）替大家争口气！
卫：爸爸！（高兴地和财叔对视着）

——剧终——

★（作者等要求保留演出权）

（接第八頁）

展的。

三年前，皇上邀我到来为贵国策划一部公共治安计划，老实说，那时我实在忙得不可开交，可是由于贵国皇上的感情难却，我抽了一天的时间，为贵国订了十条维持治安的条例，你们看，三年来贵国治安非常良好，没有严重的凶杀案，工人也非常勤劳的工作，人民安居乐业，无偷无抢，社会上虽未能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境界，但也离此不远了，这可以证明我的计划的确是高人一等吧？

刘：Mr. William，你说本天堂国治安良好，那么你对最近发生的多宗抢劫，强姦案作何解释呢？

Will.：唔，这个么，这些小案子，完全是由一些本质坏透的无可救药的傢伙搞出来的，这些人一出娘胎就注定是个坏人，他们所做的坏事，完全和社会良好的治安无关，当然，我们良好的社会风气也绝不能为他们所污损，更不能替他们负起作坏事的责任，简单的说，他们的坏行为完全是咎由自取，与人无尤。

（突然间，酒吧间轰的一声巨响，强盗由酒吧后走了出来）

盗：博士们，专家们，我听得太久了，可我就是听不懂，我想我可以向各位请教一下。

（各人刚被那突如其来的响声吓呆了，听了这话，Mr. William才囁囁的说）

Will.：请问你阁下是谁？

盗：我嘛，我是强盗。

众：强盗！（想夺路而逃，有的想钻进沙发底）

盗：（举枪）不准动，谁动，我就开枪，哼，子弹是没有眼睛的。借你们的手鏢，钢笔用一用。（众迟疑）快点（众脱下手鏢钢笔丢了过去，盗一一拾起来，一面问一面走到门口）。

哈哈，博士们，你们能够对我的行为作一个评价吗？

周：你这样做是犯罪的。

Will.：这和社会无关，完全是由於……於你的本质坏……………

盗：胡说（举枪）

众：（惊叫）不要开枪（慌得抱成一团）

Will.：这完全是社会造成的，与你个人无关，请不要开开枪。

盗：以前我驾白牌飞艇，是为了吃饭，想不到如今变成了强盗也是为了吃饭，哈哈，强盗，哈哈……再见了……（闪身出门而去）

（众楞了一会，突然齐喊，冲向门口）捉贼啊，我的鏢，我的笔。

（幕急下）

★（作者等要求保留演出权。）

啊，我听到了！

夏 松

明天，我将要离开这儿了。

明天，我将要和母亲一起离开这个可爱、温暖的土地，离开这些亲切、勤劳的人们，回到我的家乡去，我真舍不得离开这儿呀！

在这儿渡过六个不平凡的月份，我看到人们战胜寒冷的冬天，又在温暖的春天里辛勤地播下种子。我将永久地把它珍藏在我的记忆里。

在这里，有时我不明白他们的意思，有时，我不能表达自己心中的话而急红了脸，可是，他们没有鄙视我，没有讥笑我，他们就象我的哥哥、姐姐一样地安慰我、关心我呀！

冬天的寒冷，是赤道上从来没有过的，水象冰一样地冷，风刺人地刮着，但是，在心底深处，我感到很温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温暖，象有一颗红太阳在我心里发射着光和热。

十六年来，在热带的祖国，我却好象在冰天雪地里生活，人们的眼光冷冰冰和好奇的，好象我是一个马戏围里的小丑，好象我和其他人有很大不同的地方似的。其实，我也真的与众不同，我是个哑的、聋的少女，我不会说话，也听不见声音。

十六年来，我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十六年来，我寂寞、孤单地活着，没有人和我说过话，没有人和我谈过心。十六年啊，不是太短的日子！

我多么渴望听到些什么，有时，我偷偷地扭开收音机，把它放近耳边倾听，可是，我扑捉不到什么！没有！什么也没有！那怕是一丁子的声音。

在梦里，我梦见自己会说话了，会唱歌了，能听了，我高兴地笑起来！可是，笑声还没有停止，梦醒了，美丽的画图也碎了！

当一切都好像绝望了似的，母亲和我却抱着满怀的希望在这儿渡过了一百八十多天。一天比一天我们更接近胜利，一天比一天，我感觉到即将到来的光明。

医生郑亚姨每天都给我针灸，后来还给我吃药、电疗，想方设法一定要把我的病医好。在医院里服务的叔叔亚姨、哥哥姐姐，也尽了他们的最大努力。他们鼓励我，不要怕痛苦，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们这种一心一意，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精神，更加强了我战胜顽症、克服困难的信心。

在一个春天的早晨，当我感到我的听觉和发音都较有显著的进步时，医生郑亚姨又像往日一样，满脸笑容但严肃地替我进行医疗。

忽然，我感觉轻微的音波在我的耳膜上震动，以前也有过这样的经验，但即是打雷或者飞机横越天空才会产生。

这就是声音吗？这就是可爱的声音，这就是我渴望了十六年的声音啊！

我听见妈妈在呼唤，也看见医生郑亚姨满脸的笑靥和一开一闭的嘴唇，她也在呼唤我。她们站得这么近，但我又觉得她们很远，她们是叫我的名字吗？

我朝她们点点头，我看见母亲的眼眶里滚动着泪珠，她紧紧地拥抱我，郑亚姨站在背后拍着手，我可以数出她拍的次数：

啊，我听到了！

听到了小鸟清脆的歌声，牠们为辛勤，勇敢的人们歌唱。

啊，我听到了！

听到了爽朗的笑声，听到了雄壮，战斗的音乐！这世界是多么美好！

我望着牆上挂着巨副的画像，心里一阵激动，如果我现在会唱歌，我一定先唱一支祝他老人家永远健康，永远快乐的赞歌！

渡过了严寒的冬天，春天已经降临。可是，明天我就要离开这儿了！

离开医生郑亚姨，离开叔叔亚姨，离开哥哥姐姐，离开那和蔼、亲切的笑容，我真舍不得啊！

我向他们生硬地说：“再见！”

我要回到祖国马来亚，去亲吻苦难的大地，那儿还是冬天，春天几时才会降临？什么时候，才会听到小鸟清脆的歌声和人民欢呼的笑声？





不出卖土地的人

雨 川

苏莱曼坐在田埂上，面对着收割后的稻田，心里鬱鬱不乐。

这一季的穀子都已收割完了，除了留下作为穀种的，都已卖掉。收割后的稻田，空荡荡的，除了稻梗，就是稻梗下的黑色的田土。几隻鸡还在田中啄食掉落的穀粒，这是牠们难得一逢的机会。三几隻黄牛，在啃着田埂上的青草。

一隻鸚鵡，在远处的树林里咕咕地叫着，叫得苏莱曼好不心烦。他再点起一根香烟，那是新出的滤咀打枪烟，把烟雾狠狠地吹向天空。天空里有几抹红霞，似是同情地向这个心事重重的农夫投以馀晖。

一连猛吸几口烟，并不能把他鬱结的心事吹掉。太多使人心烦的问题，像一隻带形的水蛭，紧紧地盘吸在这个体格健壮的农夫的心上。

他的体格是异常健壮的。高阔的额，平扁的狮子鼻，宽厚的嘴唇，配合在他纯朴的脸庞上。宽阔的肩膀，结实的胸膛，还有肌肉发达的双臂，使他天生成这一副雄伟体格。但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还会为一日三餐而烦恼？

远处的篝火，发出嫣红火光。火烟像雾一般地瀰漫在稻田上。饱食的鸡儿，意兴蹒跚地沿着田埂走回鸡寮。那几隻黄牛，也吃得肚子圆鼓鼓的，有一隻素兴靠着田埂躺下，细细反刍。

树林里那隻鸚鵡不再咕咕叫了。换来的是叽叽喳喳的小鸟叫声。晚霞也已褪了色，在云隙间还可看见黄昏星开始在眨眼。甘榜里的浮脚屋顶，升起袅袅白烟，妇女们正在弄炊事。苏莱曼狠狠地抛掉烟蒂，愤懑地想：「我一季辛苦，所得的就是这区区的几十块钱吗？鸡儿牛隻，可比我更幸福呀！」

身为贫农，他感受到的只是贫农的困苦和悲哀。那一季的收穫，他曾欢笑过？每季的收成，卖出之时，七扣八扣，馀下的又是无几，剩下的日子教他一家如何过呢？

他的一家，说来还算简单。只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妻子。他的母亲年纪已经很老了，背已驼了，全身萎缩得好像乾虾米一样。她整天除了诵读可兰经，有时还得到田里帮忙。她养有几隻鸡，都跟她一样瘦。

他的妻子，跟他结婚将近一年，是个贤淑和勤快的好妻子，婚后还去割胶补贴家用。目前正到临盆时期，只好在家中静待儿子的生下。

想到即将来临的孩子，他不禁起了满身疙瘩。靠

着祖传的这一依格半的土地，一家三口，日子都难以打发，何况还有那即将出世的孩子？

妻子生产的时候也需要一笔钱呀！他下意识地伸手紧握着裤袋里的那一小束钞票，只不过一共是八十七元六角。那是他将这一季的穀子，一共是十二担半，卖给人家，扣了犁田费、肥料费后剩馀的。只有这区区的八十多元，但接到底有多少日子，才到下一个收穫季？

还有不止这些，土地税、灌溉税……。土地税过去一依格才六块钱，现在要廿多元，涨了三倍多。政府筑了水壩，惠及农民。可是要徵收灌溉税，每依格两块钱。这些都是农民的血汗钱！

这些都是农民的血汗钱！

苏莱曼苦思到这里，忽然有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际：「既然生活过得这么辛苦，不如把土地出卖掉！」

出卖土地！这是一个可怕的念头！他猛地抬起头来，向离他不远的山谷望去，那边的天空，正一片灯光辉煌。原来有一艘外国投资的铁船，正日以继夜地在那边开採锡苗。苏莱曼想起那可怖的庞然巨物，正在把土地一寸一寸地吞噬掉。……

同时，又有一个疯子的形象在他眼前出现。那是依沙，住他隔壁甘榜的人。几年前，外国资本家到这附近来勘探锡苗，发现这片土地锡苗蕴藏量很高，便通过本地一些代办的手，把附近一大片土地购买去，集资开採。一些村民，受了代办们和外国资本家甜言蜜语的蛊惑，纷纷把土地卖掉了。他们之间有些也在这铁船公司得到工作，依沙正是其中之一。不幸地，他们这些人，都先后因细故被开除了。依沙既失去土地在前，又失去职业在后，卖地所得的几千块钱，不久以后便坐食山空，荡然无存。他被生活所迫，不久以后，便发疯了。如今天天穿着破烂的衣服，满身泥垢，日夜在腋下挟住一把巴冷刀，要找那些害他失去土地的人算账。……

「我可以出卖土地吗？」有这些前车之鑑，复加上他本来的对土地的深深的恋情，他彷徨地想。

忽然，他伸手向脚下的土地抓去，捧起一把泥土，送到嘴上亲吻着，喃喃自语：「不，我不做出卖土地的人！」

「阿班（abang），你……你在幹什么？」忽然，有一道惊诧的女人声音在他身后响起，使他猛地回转身来。

原来是他的大腹便便的妻子。他窘住了，讷讷地说：「没………没什么！」

「已经晏了，怎么你还不回家？」他妻子，丽莎问道。

「卖了穀子，有许多问题不能解决，正在想办法解决，所以忘了回家！」苏莱曼答。

「那些问题，留待明日才想办法吧！」丽莎安慰她说：「妈和我，都以为你发生意外，等得好心焦！」

「是我不好，害你们焦虑！」

「回去吧，既然工作已经完了！」丽莎一面说，一面也眺望着四周收割后空荡荡的稻田。

「走吧！」苏莱曼捡起镰刀，和一个空麻袋，说道。

「嗯！」苏莱曼让他妻子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后面，没忘了叮嘱道：

「小心点儿！别摔伤你的身体！」

「嗯！」丽莎撩起沙笼，小心翼翼地走着。

走过了田塍，他们继续沿着河边的沙路走向甘榜。丽莎回头过来对她丈夫说：

「下午仄乌信到我们家里来。」

「仄乌信？」苏莱曼脑际闪过一个黑黑胖胖的中年人的形貌。他就是外国资本家的代办，专门用甜言蜜语欺骗村民，把土地卖给外国资本家开矿。多少村民的利益，已被他出卖，包括疯子依沙在内。许多人都恨他入骨，但由於他是本区州议员的弟弟，有权有势，谁也奈何他不得。他已经越吃越胖了，难道他真的是那么贪得无厌？

「他是不是来引诱妈出卖土地？」苏莱曼紧张地问。

「大概是的。」

「我都知道这傢伙不会有好心肠！」苏莱曼愤愤地说。

「阿班，是不是我们土地所出产的不够食用？」丽莎忽然问道。

「我们土地的出产的确不够食用，我刚才也为这问题而烦恼。」苏莱曼说：「可是假如我们失去土地，就等於失去一切！」

「我同意你的见解！」

「还有依沙是一个好榜样！」苏莱曼说。

「唔，我刚才遇见他，用一把巴冷刀指着仄乌信大骂，使我感到很害怕！」

「仄乌信必须有这种人来对付他！」

「他会不会杀死仄乌信？」丽莎担心地问。

「也许会的！」

走过一道板桥的时候，他们果然遇到依沙。他手中持着的那把巴冷刀，磨得雪亮，几乎无坚不摧。

他看见苏莱曼俩夫妻，便拦住他们，说道：「那猪猡来我们的甘榜！」

「谁呀？」苏莱曼故作不懂地问。

「猪猡，仄乌信！」

「嗯！」

「你知道吗？」依沙没头没脑地说：「那艘铁船，已吞噬掉多少土地？现在就要吞噬到这边来了！」

「嗯！」

「我要去挡住它，不让这片土地被吞噬掉！」

「别闹事了，快回去吧，你的妻子和儿女正在等着你！」苏莱曼说。

「我连土地都不能保护，要妻子儿女干什么？」依沙扬起手中的巴冷刀，大声地说：「我要去挡住那铁船，不让它吞噬这边的土地！」说罢挥着巴冷刀，大踏步地向铁船的方向走去。

苏莱曼看着他的背影消逝在稻田里，心里十分难过，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可怕！」丽莎依偎着他，说。

「还有什么更能使一个失去土地的人感到痛苦呢？」苏莱曼说。

两夫妻走回家的时候，心里都是沉甸甸的。

(二)

朝阳，突破了云霾，散发出耀眼的光辉，传来了光和热。

大清早苏莱曼已经到稻田里跟大伙儿一同开沟了。

每逢耕耘季，水沟必须疏濬的。因为菱草已经塞住水沟，水流不通，灌溉不匀，就会影响稻禾的生长。

这群开沟的人，都是在这片土地上耕种的人。他们一向就是守望相助的。

工作到一段落，大伙儿就在一棵大树下歇息、喝水。

「我们不知还能在这片土地上耕种多久？」一个农夫，年纪约莫三十岁，长得高高瘦瘦的，名叫阿旺，他一面吸着香烟，一面环视着在他眼前的土地，感慨地说。

「这话怎讲？」卡林本来在喝水，听他这句话，就搁下水壶，讶异地问。卡林比阿旺年轻五岁，脸孔圆圆的，身体精壮，好像一粒鼓满风的皮球。

「我是说，不久以后，那艘铁船，就将开到这儿了！」阿旺说。

「但是，这是谁的土地？」卡林驳斥地问。

「现在当然还是属我们的。但是不久以后……」

「我们可以不卖吗？」卡林的声调有点激昂。

「不卖，当然可以，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阿旺暂时缄默，自顾抽烟。

他们的对话引起了苏莱曼的兴趣，他走过听听他们到底有何高见？

「诸位，土地是我们的生命，也都是祖先传下来给我们的。我们不能随便将祖先传下来的土地，出卖给人家！」卡林环视众农夫，演讲似地说。

「我们当然不能随便出卖土地，但是当人家给你

高价……」阿旺又唱反调。

「人家出高价又怎样？」卡林打断他的话，复加上一句：「人家出高价要你的妻子，你也答应？」

阿旺可挣红着脸，气得额上青筋暴涨。他大声地说：「当大家都把土地出卖了，剩下你一个人的，看你怎么样？」

「我要保留土地，继续耕种！」

「得了，你的宝贝土地，每年出产的，不见得够吃够用！」

「不忙碌的时候，我可以做别种工作，补贴补贴。再说，我们的祖先，不出卖土地，照样可以活下去，直到老死！」

「可是当每个人都把土地出卖了，都被开了矿，单剩你的土地在中央，没有水源，四周荒漠，你做得了什么？」

「你敢确保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做出卖土地的人？」卡林大声地反问。

阿旺一时窘住了，不知如何回答。

「诸位，」卡林再向众人说：「你们愿意眼见你们的土地，被人蹂躏，化为荒漠的沙州，而自己无以为生吗？」

农夫中有许多人齐声答道：「不愿意！」

苏莱曼听后精神为之一振，也大声地说：

「不愿意！」

但是阿旺仍提出驳斥之词：

「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什么国家的利益？」卡林目注着他：「这是谁的土地？土地内有宝藏，利益应该归谁？」

「当然归我们！」众农夫说。

「对的，土地内的宝藏，应该归我们！」

「嘻，你们这批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以为开採锡苗好像吃饭拉屎一样！」阿旺嘲笑着说。

「我们可以组织合作社！」

「可是需要多少本钱？」阿旺洋洋自得地说：「人家买地、建铁船，一共花了四百多万！」

「人家是资本家，难道我们愿意把我们利益双手奉献给资本家，尤其是外国资本家？」卡林又问。

「不愿意！」又是同样的答覆。

苏莱曼更兴奋起来。

「哼，你们有本事，你们就去搞，我不屑和你们多讲！」阿旺自觉没趣，就气愤地站起身，捡起开沟的长镰，自个儿离开了田地。

「他是灰乌信的侄儿，你和他争吵，不怕惹来麻烦吗？」有一个农夫向卡林问道。

「怕什么？我们为的是我们民族的利益！」卡林答应。

苏莱曼兴奋得拍起手来。

忽然，前面田地上有一人跑来，他们可以看到他手中扬着巴冷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依沙！」

「那疯子！」

依沙跑到他们面前，大声地说：「铁船开过来了，快去挡住它，快去挡住它！」说罢就朝铁船的方向狂奔而去。

「这是谁造的孽？」卡林问。

「这是谁造的孽？」苏莱曼心中也泛起了同样的问题。

「这是谁造的孽？」每个农夫，虽不说出口，但同样的问题都在他们的脑中盘旋。

(三)

开沟的工作仅需半天，忙碌了许多天的苏莱曼，感到很累了，便在家休息。

他躺在床上，刚想睡个午觉，忽然听到屋外有人声，便起身从窗口看出去，原来有一行人，簇拥着一个高大的洋人，向这边走过来。

那洋人正是锡矿经理，只见他指指点点，跟他的随从在说些什么。那些随从，都恭敬地听着。

今天，那洋人的脾气好像特别好，脸上挂着笑容。当他看到甘榜的孩子，就上前跟他们拉一拉手，或是摸一摸他们枯瘦的脸颊，使那些甘榜孩子害臊地跑开了。

他的笑容，并不能引起苏莱曼的好感。因为记起铁船公司开除依沙的时候，依沙看他唸过几年书，会讲几句简单的英语，要求他一同去向洋人求情。

可是那洋人大发雷霆，向他们驱逐道：「你们这些马来人，统统都是懒惰鬼，我决定不用你们工作！」

事实上，那天依沙是因为妻子难产，赶着送妻子进医院，才误了上班的时间，那洋人不体谅工人的困难，还说出这种侮辱人的话，怎不教他感到气愤？

依沙的妻子虽然没有死去，但孩子是夭折了。依沙丢了工作，坐食山崩，郁郁不乐，不久便发了疯。这是谁害的？

因此，苏莱曼永远记住那洋人发脾气时的凶恶的脸孔，也认识到此刻他所摆出的慈祥的笑容，不过是他原来的面目！

他感到卑视！他感到气愤！于是他躺回床上。

那些人在经过他屋旁以后，继续前进。苏莱曼听着他们的声音渐去渐远，直到听不见了，但胸中不平的气愤，却使他久久不能入睡。

正当他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他妻子走近床边，对他说：

「阿班，灰乌信来找你！」

「灰乌信？他找我幹吗？」苏莱曼一个骨碌地翻起身来，问道。

「不知道，也许是昨天跟妈谈不出结果，今天再来找你！」丽莎说。

「这鬼！」苏莱曼咕哝着，却起身走进厨房去洗脸。

屋外的灰乌信扬声叫道：「曼！苏莱曼！」

丽莎应道：「他去洗脸，请等一等！」

「唔，好的！」

在厨房里，苏莱曼跟他母亲说：

「妈，仄乌信又来了！」

「照我们昨晚上的决定告诉他吧！」

苏莱曼的母亲也是反对卖地，因为土地毕竟是她生命中最重要东西。她在这片土地上出世，长大，结婚，生孩子，并抚养孩子长大，现在孩子的妻子就要生孙了，她怎愿被逐离这片土地？要不是在日寇南侵时，她丈夫因为被饥饿所迫，偷了一些食粮回家，被日军打得受重伤，战争结束后不久便死了，她不知道还可以多生几个孩子呢！

「我去对付他！」苏莱曼说。

「别被他的甜言蜜语所骗，但也不要得罪他！」老妇人叮嘱道。

「我知道！」苏莱曼胸有成竹地说。

他把仄乌信接待在屋子里坐下，仄乌信从衣袋里掏出一包「乐富门」香烟，抽出一支递给苏莱曼，连声说：「抽烟吧！」

「不，我自己有香烟！」苏莱曼取出自己的「打枪烟」，点燃一根抽吸着。

仄乌信感到没趣，就只好自己点燃香烟。

两人默默带言地对抽几口烟，最后，还是仄乌信先开口：「曼，这季的收成好吗？」

「不怎么好，」苏莱曼摇摇头，答道：「去年年底几场大水，把稻秧淹坏了，以致生长不齐。」

「比往常坏些吧？」

「是的，少收了一百千冬。」苏莱曼答着，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

「我们这里的稻田总是一季好一季坏的，是吗？」仄乌信又问。

「不错。」

「什么原因？」仄乌信明知故问，一面弹去烟灰。

「三、四月的时候，雨水比较平均，没有洪水为害，不会损及稻秧，所以比较好些。每年十、十一两个月，逢到插秧的时候，往往会淹几场大水，所以比较差些。」

「这是因为我们靠近山地的原故！」

「也许是吧！」苏莱曼把眼光看向远处的乌鲁山，山顶白云缭绕，好像青山也抑鬱。

「生活不会很好过吧？」仄乌信问道，顺手按熄烟蒂。

苏莱曼则把烟蒂甩向窗外，说道：「不是仄乌信不知道，这甘榜里的农民生活情况，三餐不继是平常的事情！」

「你们想不想改善生活？」仄乌信开始导入正题。

「改善生活？谁不想要？」

「喏，这里有一个机会，」仄乌信边说边打开身

边的文件夹，拿出一张文件，递给苏莱曼，说道：「我今天会见了许多村民，他们都同意我的见解，这是一个好机会，希望你别错过！」

苏莱曼接过文件，迷惑地问：「什么好机会？」

「美资锡矿公司……」

苏莱曼打断他的话：「你是要我们出卖土地？」

「不，不是这个意思！」仄乌信连忙摇摇头。

「那又是什么呢？」

「我今天来找你的目的是这样，」仄乌信再递一根香烟给苏莱曼，他又一次推辞了。仄乌信自己点燃了香烟，说道：「是要给你一个好机会，可以赚一笔钱。」

苏莱曼仔细听着。

「其实，我今天已经会见了许多人，他们都同意我的建议，」仄乌信却把话题岔开去：「我这么辛辛苦苦地跑来跑去，目的也只是要协助有土地的村民改善生活，大家不必再过贫困的日子。」

苏莱曼暗忖：「是吗？你有这么好心？依沙为什么会发疯是谁造成的？可是你却越吃越胖了！」

「这个建议很好，大家不过同意在协议上签个名，就可以得到一笔钱，土地又不会有什么损失！」

苏莱曼耐心地听着。

仄乌信弹一弹烟灰，说道：「你们是有土地的人，别人想要在你们的土地上勘探锡苗，只要你们肯答应，每块土地可以得到一百块喝茶钱，每一个洞可得十元。如果有锡苗，锡矿公司可以出到每依格一千五百元的价格购买，是不是很合算？」

苏莱曼却另有一种感想：「一百元喝茶钱和每个洞十元是哄骗我们签协议，而每依格一千五百元就要买断祖先传下给我们的土地，得到坐食而肥的人是谁？」

「许多人都已签了协议，不信，看看这些文件。下面不是已给人割了押吗？」

苏莱曼仔细读着文件，那仅是简单的协议纸，内容正如仄乌信所说的一样。不过有一个条件：如果土地发现有锡苗，就非卖给签约的锡矿公司不可。他读后搁下文件，摇摇头，答道：「我不签，我不想要出卖土地！」

「我并不是要你出卖土地，我只是代表锡矿公司请你们同意勘探而已！」

「我不答应。」

「喏，你看，许多人都答应了！」仄乌信焦急地指着那一大叠文件。

苏莱曼再仔细一看，却发现签名的寥寥无几，他说：「仄乌信请原谅，我不能答应！」

「仔细考虑一下吧！」

苏莱曼被缠不过，只好答道：「那么，请让我考虑！」

「我昨天已来过了，你母亲叫我问你，你就现在考虑吧！」仄乌信说。

「现在我不能答应你！」

「为什么呢？」

「因为……」

苏莱曼正待解释，屋外忽然传来一阵喧哗声，许多人向这边跑来，他们不约而同地向屋外看去，只见依沙扬着巴冷刀，向一群人追逐。那个适才趾高气扬的洋人，也狼狈不堪地混在混乱的人群中奔逃。

灰乌信焦急地喊：「端，端！」

但那洋人却听不到，只向木桥那边跑去。

依沙扬着巴冷刀，边追边喊：「杀死那些人，他们侵占我们的土地！」

苏莱曼扬声向他喊道：「依沙，冷静下来！」

「不，我要杀死他们，不然的话，铁船就要开到这边，吞噬更多的土地！」依沙答道，他脚步不停地向前追去。

苏莱曼见劝阻不听，只好摇摇头，感叹道：「这是一个悲剧！」

他回头过来，却发现不见了灰乌信，便奇怪地叫唤：「灰乌信，灰乌信！」

灰乌信从他床底探出头来，混身抖索地问：「那疯子……」

「已经去远了！」苏莱曼觉着好笑，投以一个卑夷的眼光。

灰乌信屏息静听，喧闹的人声果然去远，才脸色发青地从床底爬出来，一刻也不敢停留地动手收拾文件，口中喃喃自语：「那个疯子，非把他收拾掉不可！」

「灰乌信，你就要走了吗？」苏莱曼故意地问。

「唔，唔！你好好考虑，我会再来的！」说罢挟着文件挟，战战兢兢地朝他停在河边的汽车匆匆走去。

「你也会感到害怕吗？」苏莱曼卑夷地想：「你这助纣为虐的傢伙，把民族利益出卖给外国资本家，多少人已被你害得家破人亡！你会感到害怕吗？你恶盈满贯的日子不远了！」

(四)

经过这一场搅扰，苏莱曼的睡意都消逝了。他到河里冲个凉，然后向路口的小咖啡店走去。

他母亲看他要出门，便对他说：「别去得太远，丽莎随时要生的。」

「我知道，」苏莱曼答道：「我就在依布拉欣的咖啡店，有什么事就要人去叫我吧！」

依布拉欣是个印藉回教徒，长得高高瘦瘦，年纪已经有五十多岁了。他这间仅有几十片阿答叶盖成的咖啡店，平时是一般年轻人的集中地。

卡林和几个年轻农夫，正在那里谈论刚才发生的事，他们面前各摆着一杯咖啡乌，有个已经喝完，有个还剩半杯，但已经冷了。

苏莱曼吩咐依布拉欣泡一杯咖啡乌给他，然后在

一个角落里坐下，掏出烟丝和烟草，慢慢地捲着。

「喂，曼，刚才的事你都看到了？」卡林向他问道。

「都看到了，刚巧灰乌信在我家，被吓得半死！」接着他把灰乌信躲在他床底下抖索的事说出，给大家笑。

卡林并不笑。他沉着脸，向苏莱曼问道：「灰乌信是不是要你签合约？」

「是的。」

「你签了没有？」

「没有！」

「很好！」卡林说：「刚才依沙那个模样，是谁害的？」

「灰乌信！」众人异口同声地答。

「不！」卡林说：「依沙只不过是给灰乌信间接害成这个样子的。真正害依沙发疯的，还是那些外国资本家。他们吸了我们的膏血，还害得我们失去土地，家破人亡！」

苏莱曼听得热血沸腾，他接口说：「不错，灰乌信只不过是他们的走狗！」

「不过，」卡林说：「像灰乌信这种人，出卖民族利益以自肥的人，也是罪不可恕的！」

「猪猡灰乌信！」有人气愤地骂。

「对了，」卡林转向苏莱曼，问道：「你有看到灰乌信那些合约纸没有？」

「有。」苏莱曼答。

「有多少人签名？」

「不多，不过是十来人！」

「很好！」卡林高兴地说：「我们甘榜里有六、七十户人家，签名的不过十来人，可见多数人是不愿出卖土地的。不过，我们也该瞭解，其他未同意签名的人，可能有些软弱，经不起灰乌信他们的威迫利诱，而终于屈服，我们必须把他们争取过来！」

「怎样争取呢？」苏莱曼很有兴趣地问。

「发动签名运动。」卡林说：「由我们这些不愿出卖土地的人，组织起来，分别到甘榜里各家各户去访问，向他们说明出卖土地的后果，及不出卖土地的利益，然后要他们签名，不出卖土地！」

「这意见很好！」马上有人同意。

「但是也有一些住街场的华人的土地跟我们在一起？」也有人提出疑问。

「我们也应该把他们争取过来！」卡林说：「我们生活在一起已有几百年，利害关係是息息相关的！」

「对，几天前我遇见春林，他说他的土地一万之一依格也不卖！」苏莱曼兴奋地说。

接着，他们几人集首讨论如何团结所有的村民，一致同意不卖土地。

当他们把工作分配完毕，正要走出依布拉欣的咖啡店，迎面吹来一阵寒风，挟着豆大的雨滴，他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看着满天乌云，不禁都皱起眉头

，说道：「下雨了！」

「下雨也要分头进行！」卡林坚决地说。

正当他们冒着雨滴，分头到甘榜里各户人家的当儿，一辆载满警察的警车，在他们面前驶过，匆匆弯进通往××铁船公司的小路，疾驶而去。

「发生了什么事？」众人脑子里浮起同一个疑问。

一个骑在脚车上小孩子，大声说道：「依沙砍伤了锡矿经理，逃上竹山，现在警察来捉他了！」

「我们快去看！」卡林说。於是众人暂时放下分配好的工作，冒雨朝锡矿后的竹山赶去。

苏莱曼也跟随众人前往。一个邻居小孩气喘吁吁地跑到他面前，说道：「曼，你的母亲叫你回去，你的妻子……」

「回头再来！」苏莱曼理也不理，就追随大伙儿而去。

一路上，风雨很大，雷声轰轰地响，每个人都成了落汤鸡，但为了要看警察如何对付那个因失去土地被迫发疯的依沙，风雨和响雷，一点儿也压不低他们的热诚。

到了竹山脚，只见几个警察正在一个警长的指挥下，向竹山严阵而上。

风吹过竹林，发出飒飒声响，雨打在每个人的身上，肌肤都凉透了。他们严密地注视着警察，要看他们将向依沙采取什么行动。

一个人影，从竹林里窜出来，他扬着手中的巴冷刀，在风雨中扬声高喊：「杀了他们！杀了那些夺去我们土地的人！」

「他在那边！」警长紧张地喊：「注意，戒备！」

警察们都停下脚步，举起手中的长枪。

「依沙，警察来了！」卡林高喊。

「警察来了！」苏莱曼也跟随众人向依沙发出警告。

「来吧，来吧！我都杀了他们！」依沙扬着巴冷刀，向警察冲过来。

「预备！」警长高喊。「砰！」一响震人心弦的枪声，响了起来。只见依沙一个倒插葱，摔倒在山脚下，一动也不能动。血，从他身上流出，被雨水冲下山脚。……

苏莱曼和卡林急步奔上前去，扶起依沙，只见子弹洞穿了他的胸膛，大量的鲜血继续从伤口涌出，但他全身酥软，已经断了气。

两人一起放下依沙，站起身来，朝向那些逐渐围拢来的警察，满头的雨水并没有冲去从他们眼中射出的愤怒，向他们问道：「为什么你们要杀死他？」

「他是伤人的疯子，非杀不可！」警长傲慢地答。

「你们没有理由随意杀害人！」苏莱曼大声地说。

警长却不正面回答，只向他们挥挥手，说道：「让开，让开！不要妨碍警方的工作！」

「你们不可以随意杀害人！」苏莱曼重复他的谴责。

「你们再不让开，我要拘捕你们，控告你们妨碍警方执行任务！」警长扳着脸，警告说。

「但是我们要抗议你们乱杀人！」卡林挤上前，大声地说。

「他是疯子，企图伤人！」警长说。

「他虽然是疯子，但他也是人！你们可知道他为何发疯的吗？」卡林问。

「他是被迫发疯的！」苏莱曼接口说。

「我们要抗议！」

「我们要抗议！」

众村民也围了上来，齐声喊道。

警长面对着这么多张充满愤怒，仇恨的脸孔，知道众情难捺，只好顺风转舵，说道：「好，有话回局里说！」

「呸！」有人吐口浓痰。

「我们是奉令行事，有话回局里说！」一个警员开口劝解。

「奉令行事？奉谁的命令？出卖民族利益的代办们？或是外国资本家的命令？」苏莱曼问。

「你再噜嘛不休，我要拘捕你了！」警长也动了肝火。

一个上了年纪的村民，只好出来打圆场，劝告苏莱曼：「让他们工作吧，有话回村里说。」

「乱杀人还在狐假虎威！」苏莱曼咕哝不休。……在甘榜里，苏莱曼的母亲却为另一件事忙碌着。丽莎要生产了。

风那么大，雨那么猛，苏莱曼没在家，该如何去请接生妇？这个老妇人，在忙乱中打定主意：当年她生苏莱曼的时候，不正也逢风雨交加？那时，那有接生妇？也全靠她母亲接生的。现在，为何我不能为媳妇接生？

於是，她靠着过去她经历的，亲睹过的生育经验，开始忙碌起来。

铺床铺教丽莎躺下，煮开水，预备剪刀、被褥等物，教她忙了好一阵。终于，在一片响雷声中，哇的一声，她的孙儿，顺利降世了。……

当苏莱曼怀着满腔愤怒，回到家时，他母亲已把该做的都做妥了。他的妻子，也因疲惫过度，和刚出世的孩子一起睡着了。

「看你湿成这个样子，快去冲个凉，换件乾衣服，不要招了凉！」他母亲关切地说。

「妈，依沙被枪杀了！」苏莱曼爆发似地说。

「哦！」老妇人愣了一愣，说道：「这是暴风雨的年代！」

苏莱曼忽然记起一件事，向他母亲问道：「妈，刚才你叫亚末去找我？」

「孩子已经出世了。」老妇人说：「在暴风雨中降生的孩子，必定是勇敢的孩子！」

肝 宝

心

文 兵

貝

时间：现代

地点：本地一个小康人家的小房间内

幕开：舞台上一片漆黑，我们只能从窗外透进来的街灯，迷糊看到房内佈置的轮廓。忽然，一阵急促的闹钟声，房外的挂钟接着敲响了下四下，房内的灯忽然亮了。只见一个身材瘦小的年青人，匆匆从床上跳下，睡眼朦胧，双手在床边的桌上乱摸，抓起了一件什么东西，逼近一看，不是所要的，又放下，再继续周围四处乱摸，显得很急躁的样子；一会儿，终于给他找到了所要的东西——一副镶着厚厚玻璃镜片的眼镜。

（这是一间既是书房也是睡房的小房间。房左近窗口处直摆了一张单人床，床尾有一张小书桌。靠房正中的那堵牆，近床头处有一个衣柜，在牆上则挂满了一些文憑，奖状之类的玻璃镜框，和这样的对联“少小不努力，老大徒悲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房门开在房中近右牆处，右牆边摆了一列书架。架上除了塞满了大大小小的书，还有银杯、盾牌、奖章之类的东西。房中间摆了一张方桌，桌上堆满了书，讲义和笔记等。）

刚才起身的那位年青人，就是小房子的主人胡维利的独生子胡大楷。他找到了眼镜后，开始“手舞足蹈”做起早操，接着便打开药瓶，抓了几颗药片往口就塞。再拉一拉四肢，闪闪双眼，显示自己精力充沛的样子。

胡大楷：（以下简称楷）好！一切准备就绪。好，这次老子连作文都先给背下来，看我还不杀你个“片甲不留”！（接着便从书堆中翻出一张写得密密麻麻全是字的白纸，开始背他预先“写”好的作文，声音忽大忽小，又比手划脚，仿若演讲，真是煞有其事。）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此真乃盖世名理。如所週知，爱情者我所欲也，麵包亦我所欲也。二者亦不可兼得，舍爱情而取麵包。（唸到这里，突感肚子有点咕咕叫）麵包，肚子饿了，应该吃麵包啦，（看錶）他妈的，才四点半，还要再过一两个钟头才有得吃。（继续唸）是故，吾人活於世上，若遇事物不可并顾者。则需捨其一，而取其二。然则，其准

则又何为呢？古有名言“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然则，又孰轻孰重呢？有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意思即是，应先保全自己，天地才复存在，故为了天地之存在，应先照顾个人的利益。是此，凡关己者，利重，反之，则利轻，哈，好极了！朱老师写得真好，看我不拿多一个主修才怪。（一拳打在桌上，感到很痛）哎哟，妈的，竟敢撞痛老子的手。老子的手要用来赚多多钱的，你知道吗？（一气之下，用脚就踢，竟踢倒了一张凳子。连人也一齐摔在地上，“碰”的一声巨响）哎哟，妈呀！

楷：（痛极，呻吟）哎哟，哎哟，我——我（唱起歌），如今一切都是为了爱上一个你，我把那寸寸愁肠相思泪，只有空伤悲……

（楷妈在另一间房里，喊着进来）

妈：亚楷，亚楷，我的心肝宝贝。你怎么啦？别吓坏妈妈啦！你到底怎么啦？哦！没擦伤吧！

楷：（痛楚状）我的一一我的脊髓骨……哎哟，哎哟！

妈：脊髓骨怎么啦？

楷：（带着绝望的目光，凝视母亲的脸孔）妈！我——

妈：（紧张地想把大楷扶上床上休息）孩子，别怕，没事的，一会就会好。阿英，快拿药油来。

楷：（请求地）别动我，妈！妈快去叫医生来！我不行了，我的脊髓骨断了。（大楷咬紧牙根泪珠儿从眼角溜下）

妈：（更紧张）维利，维利，你快来呀！亚英，亚英，你快去叫醒头家。不好啦，维利，你快来呀！

（阿英和胡维利一齐匆匆上）

胡维利：（以下简称利）真是的，天还没亮，就吵死人啦。老子昨晚两点多才回来，都还没睡够三个钟头哪，一个“乒乓碰碰”，不懂在搞甚么鬼。一个就像老公鸡，天还没亮就咯咯叫。

妈：“咯咯叫！”叫你的头。你的儿子快死了，你知道吗？来，妈给你塗油！

楷：妈！（撒娇地）

妈：你看，你看他这个样子，等下还要去参加会考哪，还不快打电话去叫医生来。（维利叹了一口气，出房）孩子，别怕。别胡思乱想，一下子就会好的，你爸爸去给你请医生来，你别怕。亚英，给亚楷倒杯开水来。

英：（急忙去倒开水）太太，开水！

妈：孩子，哪，喝杯开水压压惊（想想不妥，就跑到大楷摔倒的地方，一手打地，一手打自己的心。）亚楷，回来，亚楷回来！

楷：妈，我的骨髓骨痛成这个样子，我今天怎样去参加会考呢？

妈：你先躺着休息，等医生给你打了针，吃了药，你就可以去考啦！乖，听话，先休息一会儿！

利：（进房）不知道是在房里读书，还是在打老鼠，天还没亮就“乒乒乓乓”，吵死人啦。你要读书也该想想别人还要睡觉呀！读书，读书，读什么书，我以前也不必像你这么辛苦！太蠢了！

妈：吓！我不讲你，你还讲东讲西！他读书，失礼你吗？要不是我时刻这样督促他读，他每年会考到这么好的成绩吗？你不看看他这些奖状，架上的那些奖品是怎么来的！我一大清早，起来催他读书，给他准备早点，晚上又给他煨补品，煮凉茶，忙得我几乎都透不过气来。我为了是什么，还不是替你们胡家争一口气，亚楷将来可以不必靠人家。你呀，你就整天忙着生意应酬，应酬生意·做生意，做生意，做到三更半夜，做到酒吧、夜总会去，自己不早点回来睡，还说什么迟睡，人家吵醒你！哼，你那里有把这个家，你的孩子的前途放在心上！

利：我这样忙来忙去，还不是为了你们。我只是觉得他这样读书，并不是办法。下的本钱太大了，又是吃药买补品，读到病了又要化钱看医生。还不如干脆跟我到商场去混几年，学学找钱的手段。反正店里正要扩展，要多用人，他来了，也省得我再化钱去请别人，这样……

妈：算了，算了。别说了，还不是那一套。反正，我不给我儿子学做生意，学到像你那个样子，就惨啦！

楷：（又呻吟）会考，我还要会考呢！

妈：你到底有没有去请医生，怎么这么久还不来？人都快死啦！

利：请了，你别挂心，反正化的不是你的钱！

妈：钱，钱，钱，别整天老是钱，等我们亚楷将来学成了，留了学回来，做了什么大工程师，大医生，再赚钱连本带利还给你吧！

利：我才不敢指望呢，你等着好了。

妈：是，我等着，我到死都等着。亚楷是啥理科的，现在到处都在讲科学化，我才不怕他会没出路。哼，将来报纸上出现了胡某某科学家学成归来，发现了甚么，又发明了什么，或者是胡某某成了著名内外科大医生，那时你可别拿着报纸到处跟人家说“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儿子！”

利：那时我们小人物那敢和你们大人物打交道。你也可以叫你的宝贝儿子天天带你上酒楼吃大菜了吗？不必再天天怨我不带你去那些地方啦。

妈：哼，你等着瞧好了！

楷：（又呻吟）

妈：怎么啦，又痛啦。（对胡维利）A，你请的是甚么医生，怎么到现在还不来。这是什么医生，有

什么了不起，这么大架子，到现在还不来！

利：是，别人都没甚么了不起，只有你的心肝宝贝了不起。

楷：（又呻吟）

妈：怎么啦，痛呀！医生就来啦！

楷：不，妈，我肚子……

妈：肚子痛？

楷：不，咕咕叫。

妈：（明白）我道是什么！饿是吗？亚英，亚英。

英：（匆匆上）太太。

妈：你这死鬼，你是怎么搞的？这个时候还不给亚楷弄早餐来。整天只会要多薪水，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英：有，可——可是，那壶水总是煮不开。

妈：怎么会煮不开？

英：不知道。

妈：笨蛋！那就先用电炉煮吧！等一下记得叫电器舖的人来看看！

（英下）

利：（有意激她）还要叫甚么电器舖的人。你不是整天在说你宝贝儿子是啥理科的，是多利害多利害·你为什么不叫他修理看看。

妈：谁不知道你这家伙，又想省钱，叫大楷修理，你真以为他不会吗？

楷：（也有意显示一下）妈，叫亚英把电壶拿来。

妈：（有点担心）大楷！

楷：不要紧，这很简单，我会！

妈：亚英，亚英，把电壶拿来！好，大楷，出点本事给这老家伙看看，不然，他还以为你是白痴哪。哼，总是自以为只有你自己做生意利害，别人什么都不行。

（亚英，拿了电壶上来）

英：太太。

楷：留下那条驳接线，顺便装壶水来。

英：好。（转身下）

（楷开始拆插头，进行修理，又翻参考书，又东比西比，真是煞有其事。）

英：（又拿了装满水的电壶上来）

妈：好，你去准备早点吧。（英下）

（过了一会）

楷：好！好了！

妈：好了！（高兴地）哎呀！你这乖孩子，真行，真行，那么快；来试试看。（对维利）你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他将来赚大钱的本事，为什么一定要学你做生意。

利：（似乎无言以答，躺在一角的卧椅上，抽他的烟斗）

妈：大楷，你的背还痛吗？

楷：妈，好点了，没事了！（洋洋得意地）

妈：是不是，我说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利：那我去通知医生不必来。

妈：什么时候了，还去叫他不必来，他早出来啦！来了，可以给亚楷查查身体，打根补针，叫亚楷今天考试考得好一点！

楷：（自言自语）怎么没声音，奇怪！（对着电壶）看看会热吗。（动手去摸，忽然觉得什么东西拉他的手似的，全身剧烈地颤动，感到头很晕）妈，惨了！惨了！

妈：亚楷，亚楷，你怎么啦？

楷：我——（说不出话）

妈：楷，你别吓妈！

利：（歎一口气）一定是电线没接好，走电啦！（急去关电纽）

妈：走电？哎呀！这怎么办呢？

楷：妈，我现在在那里？

妈：在家里呀！

楷：我的家在那里？

妈：大楷，你怎么啦？

楷：妈，我在那里？妈，我好像什么都忘记了。妈，怎么办呢？我今天还要去会考，我背下的作文，一个字也记不起，怎么办呢？

妈：孩子！（对维利）医生，医生，赶快叫医生来！

利：刚才不是已经叫了吗？

楷：妈，快，我什么都忘了！快！我快死啦！快叫医生！

（亚英上）

英：太太，医生来啦！

医：Mr. Who

利：Mr. 卡，好吗？

医：怎么，近来，有打十三张吗？

利：很少，百打百输！

妈：（焦急地）打，打什么鬼。快给我儿子看病打针吧！他给电电到啦。

（医生一面按按楷的脉搏，又用听筒听听身体，一面劝大楷别紧张）

医：什么？

妈：给电电到。

医：什么，（对维利）不是说是摔伤了脊髓骨吗？

妈：刚才——不，不；现在是给电电到！

医：这是怎么搞的？（摸不着头脑）

妈：他给电壶的电 Shock 到。

医：（看看电壶）哦！（再听听大楷的背部）

（过了一会儿，微笑站起来）

医：没事，没事，一切正常，只是吓到了，神经有点紧张。吃一两粒药片就没事了！

妈：怎么这样看看就好啦，是真还是假！你看他这个样子！

医：我没骗你！没事！

妈：你根本就认真看呐，你为什么不给打打针？

楷：（这时又大嚷大叫）哎哟，我忘了。我什么都忘了！

妈：你听到没有，他说什么都忘了，要是他什么都忘啦，那就惨了！

医：没什么，他现在神经太紧张，吃一两片药，休息几分钟，包他没事。什么都会记起来！我和 MR. WHO 是老朋友，我不会骗他！

妈：不，不，不行，你得替他打针。你怎么这么狠心不救他？他要是有三长两短，怎么办？

楷：（又叫）天呀！我什么都记不起来。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怎么办呢？我的文憑，我的学位，怎么办呢？我什么都完了！

妈：医生，我求求你，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你快给他打针吧！快救救我的心肝宝贝。

医：好，也好，他神经这么紧张，给他打根针也好！（医生拿出一根长长的针，装上药水就往大楷的手臂一插）

楷：哎哟！（妈不敢看，头转一边）

妈：好，好，大楷，你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楷：（很快地呼呼入睡）

医：（拿药片）这个药片，下午他醒来，要是有点痛，给他吃一片，要是还有痛……

妈：甚么，下午醒来！他不可以睡到下午，等一下我就要把他叫起来，他上午九点钟有一个考试！

医：怎么，上午九点钟有个考试，你为什么不早说？他打的这个针是一种镇定剂。打了后，要连睡六个钟头才会醒！

妈：（气到咬牙切齿）哎呀，你这医生是怎么搞的！你想害他的是吗？今天的考试，对他很重要。这是会考，他将来出国升学，全看这一回。哎呀！天呀！你快想法子救他吧！

医：可是，这种针并没什么解药！打了后是一定要睡上几个钟头的。

妈：你这医生，真黑心肝，自己做了医生，就不想别人做医生。就想害我们亚楷。你真毒呀！

医：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

妈：甚么，你害了人，还想赖，快赔我一个孩子！

医：他都没死，我赔你甚么？

妈：是吗，你就想他死！不管怎么样，快给我设法！亚楷，亚楷，（想叫醒亚楷）我的心肝宝贝！

医：打针也是你自己要了的，我可没办法。（拿了药箱转身就走）

妈：（追出去）你这毒医生，害人精，我要和你算账。

利：（追去拉大楷的妈）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怎么这么不讲理！（出房）

楷：（讲梦话）会考，我的会考（越嚷越大声）会考，会考，我的文憑，学位。我要金钱，美人，汽车，洋房；我要，我要一切，我要这世界。

（唱起歌来）我——我，我不能没有你！

（灯急暗，全幕完）

★（作者等要求保留演出权）

鳴謝

「1971年度文艺创作比赛」筹备委员会
谨此向下列各方致谢忱：

星大中文系各位老师，
所有来稿的文艺爱好者，
各位评判先生，
各位热心赞助者及各界商翁惠登广告，
新闻界人士协力宣传，
其他为此次徵文献出心力的人士及同学。

此次文艺创作比赛赞助者芳名如下：——

李氏基金

锯木厂商公会

百龄麦有限公司

林继民先生

拿督胡清才博士

Tropical Produce Co. (Pte.) Ltd.

黄祖耀先生

张泗川先生

人民百货公司

四海源公司

联华药行

豪华有限公司

叶平玉博士

林再钦先生

梁庆经先生

李毓湘先生

森林(私人)有限公司

戴益美先生

张良材先生

太平船务公司

郑传文先生

张梦生先生

颜有政先生

伦以常先生

商务印书馆

友联书局

东艺印务馆

知识报社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星加坡

祺福船務有限公司

KIE HOCK SHIPPING PTE.LTD.

(SINGAPORE.)

司公利豐

五二六一三：話電 (間廿)號五三三律芝美坡加新

HONLY COMPANY

335, Beach Road, Singapore, 7. Tel. 31625

品出國和共民人華中售專
等品用需魚捕線、索、網魚

IMPORTER & EXPORTER FOR:-

Nylon Fishing Net And Line, Fishing Tackle,
Paint, Hardware, Building Materials.

口出材建五油魚綫原魚尼專
商入料築金漆掙索子網龍營



A stop here

will delight every member of the family ...
a gift for every occasion ...
to suit every pocket.

METRO
METROTEX
METRO SUPREME

EASTERN ART PRINTING CO
649847



東亞印務公司

永明印務公司

星洲武吉知馬張振南律門牌十六號
電話：六六六九五五

YONG MING _____
_____ PRINTING 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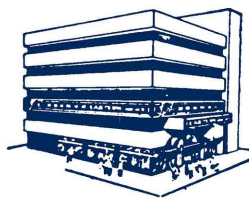
16, CHEONG CHIN NAM ROAD,
(OFF BUKIT TIMAH 7½ M.S.)
SINGAPORE, 21. TEL: 666955.

選購用品,請到 四大百貨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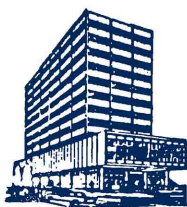
設備週到
服務齊全
價格公道
營業七天
冷氣服務
每週



東方
百貨有限公司
新加坡萊佛士坊30-1號



東風
百貨有限公司
新加坡水仙門諧街67號



中華
百貨有限公司
總公司:新加坡新禧園街大馬路二樓
分公司:基蘭勿剎新吉里內



友誼
百貨有限公司
新加坡禧街芝路一三五七號
羅敏申路對面(遠東馬路對面)